

蜀山
續集

峨嵋七矮



還珠樓主

正氣書局印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:1 47598

還珠樓主著

蜀山
續集

峨

嵎

七

矮

正氣書局印行



峨 嵎 七 矮

第 一 集

前 引

急難過征小阿童初催神木劍

飛行禦寇凌雲鳳巧試宙光盤

無計脫淫娃遼海魂婦悲玉折

潛蹤求異寶三生友好喜珠還

武俠
長篇

峨眉七矮

第一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集

蜀山劍俠傳小一輩主要人物中的七矮，原由妙一真人之子，齊金蟬爲首，率同石生，南海雙童，甄良，甄兌，南海玄龜殿，散仙易周之孫，易晟之子，易鼎，易震等，因有一轉劫師兄弟未來，先祇六人，金蟬想要湊足七矮之數，便就着妙一真人夫婦，率領長幼羣仙，往銅椰島，爲大方真人，神駝乙休，與島主天癡上人，解圍救災，釋嫌修好之際，暗中把白眉禪師的小徒弟，小神僧阿童拉上，補了七矮的缺，（事詳蜀山劍俠傳廿八集）等銅椰島事完，分手走後，金蟬因峨嵋開府，領命下山時，教祖妙一真人，對於一班同門，以後所居仙府，以及別的使命，多半均經妙一真人備有仙書錦囊之類相賜，獨對自己，領導這一撥，祇令相機行道濟世，自覓仙府。日期地點，全未限定，看去好似比較別人少了許多限制，算計未來形勢，定必險阻艱難，事繁責重，自己和石生，在同門中，年紀最輕，經歷也淺，雖然得天獨厚，緣福較深，近得本門心法，尤爲深造，到底初次單獨行道，身爲一行表率，加以父師伯叔，俱在閉洞煉法之際，少却好些倚仗，此後全仗個人修爲，應付稍一不慎，自身受害，還貽父師之羞，越想越覺大意不得，由此便把昔時童心，全收拾起，祇管師弟兄的一齊，言笑晏晏，依舊天真。遇上事，便謹細起來。不久，行至苗疆，恰遇見前輩散仙中的惟一異人，枯竹老人，加以指點，得了好些益處，跟着連合女神嬰易靜，和峨嵋三英中的李英瓊等，一千同門，大戰

紅髮老祖，正被妖法血焰圍困，忽然小神僧阿童，持了枯竹老人神符飛來，向紅髮老祖說，身是散仙韋八公轉世，指責紅髮老祖，背義忘恩，叛教之事，假意報仇，用乾天靈火，將紅髮老祖擒住。嗣經嵩山二老，白谷逸，朱梅，和楊瑾，趕來解勸，義釋紅髮老祖，迫令改邪歸正之後，因秦寒蓼，李文衍，向芳淑，三個女同門，俱爲紅髮老祖，化血神刀所傷，雖經齊霞兒，用大荒山，南星原，散仙盧姬所贈靈丹解救，將斷了的肢體接上，保住性命，如要完全復原，仍非北海陷空島的，萬年續斷，和靈玉膏不可，當時別的同門，已奉有師命，回山的回山，行道的行道，送人的送人，各自作別散去，祇剩女神嬰易靜，癩姑，李英瓊，三個女同門，和金蟬等，七矮未走，易靜，癩姑，李英瓊等三人，因秦寒蓼，李文衍，向芳淑，諸同門受傷，事由自己引起，好在相隔依還嶺幻波池，誅戮豔尸玉娘子崔盈，開建仙府，爲期尙遠，正好乘此時機，去往北海陷空島，求取靈藥，好使受傷諸同門，早日復原，金蟬等七矮，一則爲友熱心，同門義重，二則年輕喜事，久慕北海陷空島，磁光奇景，堅欲偕往，當下便由易靜爲首，一行十人，直飛陷空島繡瓊源，先拜謁了陷空老祖，領受機宜指點，最終仍費了不少心力，經歷若干險阻，復得同門師兄岳斐新收大弟子靈奇之助，始將靈藥取到，一同回飛，行近中土，易李癩姑三人，因前幻波池主聖姑，曾有遺偈，不許男子入洞，便令金蟬等七矮，逕飛姑婆嶺，與秦寒蓼等，三女同門，送藥醫傷，此時岳斐正隨前師追雲叟白谷逸，在衡山頂上煉丹，本定醫傷之後，由七矮中，分出一人，將靈藥送往衡山，拜師之後，再由岳斐引了靈奇，去往峨嵋山凝碧崖仙府之內，拜謁師祖妙一真人（事詳蜀山劍俠傳，廿九

集至卅一集）使其見識仙山景物，并得師祖恩賜，那知金蟬等六矮，年性相若，情分至厚，自一下山，便經議定，從此在外行道，禍福與共，同行同止，非有特別原因，決不無故單獨離開；中間加上一個小阿童，從小便隨白眉神僧苦修，雖然得有真傳，功力深厚，畢竟年輕，童心頗盛，偏偏一出門，便交上金蟬等，六個年貌彷彿，心性相投的好朋友，又都是好事，喜湊熱鬧的性情，端的契合非常，誰也不願單獨行動，和易李癩姑，作別之後，飛向去姑婆嶺的路上，衆人爲了談話方便，遁光原是聯合一起，尤其小阿童，前在白犀潭，爲天癡上人，暗中解圍，銅椰島分手時節，天癡上人，爲報前德，傳了他一口神木劍，嗣在苗疆，巧遇前諸生的，同道至交，枯竹老人，指點傳授，加添了許多威力，并說照此練去，不久功力，便可精純，勝過原來傳授，小阿童原因金蟬等六人，本就各有仙劍法寶，新奉師命，又各傳授了好幾件，神物奇珍，自己祇憑佛光，法寶有限兩件，師父還不許隨便輕用，飛劍更是獨缺，幸而巧救天癡上人，得了一口神木劍，雖經枯竹老人祕傳，終覺比起同行諸友所持，有些減色，稍爲得暇，便即勤習，知道如以佛光遁法，隨衆同飛，多快也能一齊，如用劍遁，便跟不上，爲想照枯竹老人所傳，就着長路飛行練習，便和衆人說道，我自天癡上人，贈劍之後，日常習煉，老覺比你們不上，後遇枯竹老友指教，剛覺出有點意思，便往陷空島，求取靈藥，你那三位師姊，不特法力高強，飛劍尤爲神異，休說外人，便你們前輩師伯叔中，也找不出幾口來，他們又比我們至好，又都是女道友，我這口木劍，如何拿得出手，一直不肯出現，盼到今日分手，恰巧還有一段長路，正好拿他練習，受傷諸位道友，有盧仙婆靈藥醫

過，已和好人差不多，祇遇敵運用法力飛劍時少差，此時人在洞中修養，并無痛苦，稍爲耽延些時無妨，我想不用佛光飛遁，運用這口木劍，隨了同飛，走起來，雖然慢些，却可就此練習，省得老跟不上，大家以爲何如，石生首先笑答道，小神僧怎和自家人，世故起來，這也值得商量，秦師姊他們，決想不到我們回來這快，我們七人，早經議定，同行同止，休說你近日功力大進，慢也沒有多少，就再慢些，誰還把你一人，落下不成，靈奇如不會得過他父師獨門傳授，飛行起來，比你還要慢呢，甄兌也笑說道，女同門中祇秦家二師姊，好強心多，偏他魔難也重，遭遇雖然可憐，畢竟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，他那一次，不是白眉針，給引出來的亂子，開府以後，是女同門，各有聖姑所遺賜的法寶，他偏愛用那白眉針，此時身受，正好藉以警惕，何況我們並慢不了許多呢，靈奇忽然眉頭一縐，插口說道，秦師叔輕用白眉針，那還是用之於正，便有許多苦難，像鄭元規那廝，叛師賣友，家父被他累得受了許多苦罰，便弟子難遂烏私，不得常親家父色笑，也由他而起，弟子偏是法力淺弱，無力尋他，此時他投身五毒妖孽列霸多門下，益發無惡不作，將來正不知如何死法，才能叫人看了快意呢，金蟬笑道，這有何難，視此妖邪惡人，授首之期，必不在遠，我們此去，就許再往苗疆之中走走，遇上除去，也說不定，甄良道，師兄休要小覷這廝，他師徒來歷本領，我却深知，如與相遇，還須小心呢，金蟬微笑，還未答話，石生已接口道，你這一說我才想起，開府第二日，玉清大師，對我和蟬哥哥所說的，那一番話，許爲這妖孽師徒而發吧，阿童便問，說些什麼，金蟬笑道，這話說來太長，是否指這妖孽師徒，還拿不定，且等我們，送完藥

後，路上閒暇時，再詳說吧，阿童正一心運用劍道，隨口一問，就此放過，又恰經行在一片好山水的上空，各自凌空下視，就此岔過，未再提說，衆人一路談笑觀賞，時光易過，眼看相隔姑婆嶺，不過二三百里，祇前面還隔着一片高峻山巒，飛行迅速，晃眼即可到達，易鼎道，秦二師姊新居，我們還未去過，不知是否當初崑崙派棄徒陰素棠師徒所居棗花崖故址麼，金蟬道陰素棠棗花崖故居，淫邪窟宅，正經修道人，如何能住，諸位師長，因秦家二姊，道心不純，誤爲陰魔所算，他這山洞離峨嵋仙府不遠，師長同門常經上空往來，不特要多好些照應，并且他母親，寶相夫人，就在附近解脫庵故址修煉，保不有昔年強仇，前往侵擾，雖然所居四外，俱有仙法封鎖，不愁侵入，遇上事時，他住在近側，求援照護，到底好些，我先也不知他新居所在，也是那日乙師伯向他和司徒平師兄，指示機宜，他以前暗中曾受母命，與李英瓊師妹結交，瓊妹人本天真好義，既可憐他的遭遇，又受乃母重託，兩下情分頗厚，此外他和萬珍李文衍，尤爲莫逆，自經乙師伯指教，便尋他大姊，和李萬三位師姊告知，我與石生師弟，恰巧在坐，得知那地方，就在昔年，百禽道長，走火坐僵的，黑谷左近，我前借李師妹神鵬，騎着飛行，曾經路過好幾次，認得那地方，形勢頗好，祇惜四處，均有險阻，常人足跡，雖走不到，空中飛行，却是一望而知，過於明顯，容易引敵登門，如非師長仙機，必有安排，加上許多照應，以他爲人法力，住居於此，似乎不甚相宜呢，石生開口道，前面這一片高山，飛越過去，便可看見他洞門外的危崖和瀑布招牌了，說時，衆人已飛向高山之上，一眼望到前面，亂山雜沓之中，有三四里方圓，一片山地浮着一片雲霧，石生所

說，危崖瀑布，似被遮住，乍看時，那雲霧并不甚厚密，急切間，也看不出有什麼邪氣，一行八人，俱是慧目，除金蟬雙目曾受些仙靈液沾潤，益發清明外，下餘七人，多半都能透視雲霧，况在晴日之下，休說似輕綃一般的，淡霧薄雲，任多厚密，也能看出內中物事，竟會看不見一點形影，又不似運用本門法力禁制，方覺奇怪，石生，阿童，靈奇，三人，發現雲霧影裏，有兩團金光，挾着兩道朱虹，飛舞閃動，石生，首認出那是神尼芬陀，賜與凌雲鳳，新收兩小弟子，沙余米余的，佛門降魔防身之寶，伽藍珠，與毗那神刀，（神尼芬陀用佛法改造沙沙咪咪兩小人，詳蜀山劍俠傳廿四集）知有仇敵，來此侵犯。未及開口，金蟬神目如電，上來便看出有異，再定睛往霧影裏一看，不覺大怒，口喝秦師姊等，爲妖人邪法所困，我們四面合攻而上，莫叫妖人跑了，隨說，揚手便將本門太乙神雷發出，一大片金光雷火，直朝霧影中打去，衆人也紛紛相繼施爲，各催遁光，飛上前去，衆中南海雙童，甄氏弟兄，得道多年見聞較多，一經仔細觀查，首先看出那雲霧的來歷，忙喝諸位師兄弟稍慢，那雲霧乃海外散仙，所煉法寶，不是邪法，必是他門下徒弟，受了妖邪蠱惑，背師盜寶，前來作怪，除同來妖人外，這斷必須生擒，放他不得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裏衆人太乙神雷，剛剛聯珠發出，人還不曾飛到地頭，下面雲霧，突然暴漲升高迎佈過來，兩下勢子，全都電也似疾。自然一湊即合，衆中祇金蟬石生，同門義重，爲忿妖邪，乘人於危，安心不使來敵一人漏網，前後相繼，一面發出太乙神雷，隨縱遁光破空直上，欲往高空監防堵截而外，下餘六人，全被那片雲影罩住，南海雙童，甄氏弟兄，因知此寶妙用，究竟是平日耳聞，初次見識，加

以近受本門心法，兼有正異兩派之長，不欲落後示弱，意欲一試深淺，再作計較，口中說話，身仍隨衆，急飛同上，却不料來勢如此神速，二人飛劍本質，本來較差，一經接觸，覺着那片雲霧，不特似個有質之物，并還強靱異常，具有絕大粘吸之力，如與硬掙，飛劍難保不被裹去，勢更急驟，雖有法寶，不及施爲，再一眼瞥見仇敵，有好幾個，正與凌雲鳳，沙余，米余，三人苦鬥，邪法均頗利害，寒萼等三女同門，一個未在此，不知如何，未將洞府封閉，致被仇敵襲上門來，知道湊手不及，口喝鼎震二弟留意，聲隨人落，各收飛劍，掙脫雲網，施展獨門地道，往地下鑽去，晃眼無踪，易氏弟兄，迎頭遇見雲網蓋來，也是覺着不妙，仗着各人，均帶有祖父母所傳，至寶奇珍，一個慌不迭，將太皓鈎，化爲一彎銀光，將蓋上身來的雲網，強行撐住。一個忙取火龍釵，往上一擲，立有一道，龍形火光烈焰，朝雲網上飛去，易震原想，此寶專破這類形如網羅的法寶，出手便可火化，那知火焰才一脫手，耳聽對面一個身材矮小的，雙鬢道童，哈哈大笑，雲網着火一引，條地由白而紅，晃眼化爲一片火雲，往四外分佈開去，一面往下壓來，當時便覺身陷火海之中，奇熱如焚，雙雙喊聲不好，剛把九天十地避魔神梭取出，待要往下擲去，先將身子護住，再行迎敵時，猛瞥見一道青濛濛的光華，射將過來，火雲立被盪起老高，青光罩向身上，立轉清涼，四外上空的火雲烈焰，仍未消散，同時耳聽喝罵連聲，又有四五道妖光飛劍，夾攻而至，易氏兄弟，見勢緊急，神梭已然準備停當，剛往梭光中鑽進，將身護住，一面由旋光小門內，指着衆妖人喝罵，一面正各取法寶飛劍施爲時，猛又瞥見，沙余米余兩小，在金光朱虹，環身之下，衝焰冒

火飛來，匆匆急喊道，恩師現在洞口守護，不能分身，適才抽空，用神禹令，衝開烈火，幾受妖人暗算，來敵人多，雖有破他法寶，無暇使用，請小神僧，師伯叔們，速往洞口，合力誅敵罷。說罷飛去，二人見雲鳳，適才神禹令，所發青光，祇將火雲，衝開了些，使自己略爲緩手，便即收回，知他必是防守洞口，百忙中，運用法寶，冒險來擋，沙米兩小來時，青光已去，火雲依舊下壓，吃神梭外面旋光，激濺起千重火霞，聲勢異常猛惡，不在紅髮老祖所用火焰妖光以下，方不知神梭，能否衝焰冒火，遊行自在，猛聽小阿童，一聲斷喝，緊跟着一片佛光飛起，將四外烈火逼住，向空托起，往上升去，同時又聽甄氏弟兄喝道，此火利害，小神僧不可將他逼遠，以免傷害生物，祇停當地，用佛法，將此寶破去便了，這原是瞬息間事，時候得原差不多，火雲一被托高，立現大片地面，南海雙童，二次現身，阿童也指定空中佛光，同了靈奇降落，連合易氏弟兄，隨手各施飛劍法寶，向對面衆妖人夾攻，一面同飛洞口，去與凌雲鳳師徒會合，強敵在側，尙未伏誅退逃，空中還有火雲未破，見面無暇多說，一齊面向敵人，各自施爲不迭，兩下會合以後，甄易諸人，才得看清，來敵共有七人，祇三影神君沈通，風娘子趙金珍，白鬼臉何小山，是日前苗疆大戰紅髮老祖，在妙相巒，碧雲塘，兩地相遇，後被漏網的華山派門下餘孽，那雙髻矮道童，和另兩個道裝少年，從未見過，尤其那道童，看去法力頗強，所用法寶飛劍，與衆不同，身上也不帶有絲毫邪氣，看情景，雖似是三眼神君沈通爲首，那道童却單人立在一處，遇上妖人吃虧受挫時，也不出手接應，祇顧單獨對敵，一面亂施法寶，一面手掐靈訣，向空連指，似要發揮法寶威力，又似想

將法寶收回神氣，無奈火雲爲阿童佛光所制，所想心思，全辦不到，加以衆人，這一會合，威力大增，雲鳳得了空隙，喘息方定，身藏異寶，還未及於施爲，金石二人，尙在空中佈置，也還沒有露面，可是衆妖人這一面，已感覺到形勢驟變，兇多吉少，內中沈通，趙金珍，邪法較高，一則前去碧雲塘，吃過苦頭，許多重要法寶，但已失去，驚弓之鳥，未免胆寒，近又得知峨嵋開府以後，祇管諸長老，閉關修道，門人大都持有異寶奇珍，是可防身避害，另還各有傳音告急之寶，一遇險難，接到警報的人，立即四面八方，相繼趕來，端的機警神速，利害非常，連紅髮老祖，那麼法力高強的人，尙遭慘敗，如非有人解勸救免，幾於斷送在這妖孽手裏，形神皆滅，先見雷火金光，自天打下，便疑敵人得信，不久必要全趕了來，心已內怯，及見道童，法寶靈奇，化出火雲，敵人法寶飛劍無功，已有兩人，入土遁去，方始心喜，生出一點希冀，不料佛光飛現，火雲受制，對面敵人，重又出現，互相會合，劍寶齊施，光霞萬道，變化無方，明知凶多吉少，敵人有勝無敗，尤其自己在碧雲塘，將所有毒火妖釘，吃對頭破去，祇剩一兩件，防身逃命之寶，和兩口飛劍，再如失去，以後更難自存，由不得把以前，橫行多年的，驕妄心情，去了個乾淨，越想心越發慌，自己偏又法力較高，成名多年，在一夥妖人中，行輩較高，再加上風娘子趙金珍，素來狂謬乖張，不知利害輕重，仗着煉有不少邪法異寶，苗疆之役，到得最後，又隨了史南溪先逃，雖曾目覩同黨妖邪慘敗，本身却未吃着苦頭，不特不知利害輕重，反因有兩件心愛法寶，先前爲凌雲鳳所破，怒火燒心，還在妄想乘隙報復，絲毫沒有退志，下餘諸妖黨，多是趙金珍的情人，誰也不願，

當着情敵示怯，剋有一兩個，看出不妙的，也祇暗打主意，隨了進退，不肯先退，啓妖婦和諸情敵的輕視，又多妄想，道童來頭正大，法寶神奇，也許還有利害殺手，互相觀望，依舊施爲，事情本是洗通倡議，想乘隙報仇，奪取彌塵旛而起，初遇道童時，又不合妄以前輩自居，說了句大話，於是勢成騎虎，休說領頭先逃，連軟話都沒有出口，祇好隨衆上前，一心盼望，祇不要似前次碧雲塘那樣，強仇大敵，連翩而至，祇眼前諸人，不再增多，雖難獲勝，至多傷却一二同黨，等趙金珍怯敵一逃，便可同遁，不致全數傷亡，自己更擅玄功飛遁，不遇敵黨諸長老出手，決可免難，反正丟人是佔多一半，何不暫時應敵，見機而作，沈通也是平日慣用毒火妖釘傷人，惡貫滿盈，該當遭劫，遇上七矮，這一夥疾惡如仇的照命凶星，仗着飛遁神速，原可逃死，這一停頓，雖不像在苗疆初遇敵時，輕視峨嶺這些後輩，無如性情強傲，凶橫已慣，覺着自己多年威望，見敵先退，當着同黨，面子難堪，祇管遲疑觀望，上下強敵，已一齊發動，原來凌雲鳳，自從峨嶺開府，通行右元洞火宅玄關，因爲當初參悟白陽真人，遺留圖解，將初步紮根基的功夫，忽略過去，道基不固，爲火宅乾焰所陷，雖仗楊瑾相助，妙一夫人恩憐，幸免於難，元神已受重傷，妙一真人隨賜靈丹，另加傳授，命在洞中，面壁勤修，靜養若干日，復原之後，再行領命下山，雲鳳見師恩深厚，益發感奮愧勵，用功甚勤，又加當時，得了楊瑾柬帖指點，進境神速，不消多日，便自養復，功力反更精進，這日做完功課，方想不知何時，才得奉命下山，會合衆同門，行道濟世，忽聽妙一夫人，傳聲相召，命至太元殿外，平台待命，心中驚喜，拜命趕去，參見之後，妙一夫人，賜了兩件

法寶，和道書柬帖，便命卽日下山，各位師長，俱在殿中，參修大法，無庸參謁，連左右二元，也無須經過，并告以前收沙余米余兩小徒，現在仙籟頂，古楠巢，與鄧八姑門人袁化，在彼參修，等候雲鳳，休養復原，隨同下山行道等語，雲鳳自經火宅之厄，益發戒慎，因知衆同門下山，多有同伴，自己雖然一樣賜有法寶仙柬，却是孤身一人，祇帶着兩個剛成氣候的小人徒弟，師長閉關，外面羣邪縱橫，又未明指去處，好似任憑自己率意而行，覺着前路難虞，無如對於師長，素來謹畏，當時不敢多瀆，拜恩之後，又向殿恭拜通誠，起身時，望見妙一夫人，朝己微笑，意似嘉許，方想試探着，請示機宜，妙一夫人已先開口道，你以前仙緣遇合太巧，往往把事看易，致多失閃，火宅之厄，實是玉汝於成，我因芬陀大師，對你期愛，楊道友前身，又是你的曾祖姑，再三爲你關說，你也頗知自愛，特將專破乙木精氣之寶賜你，有此防身，再照所傳，加功精習，任何五遁禁制，均難傷你，還有你門下，沙米兩徒孫，出身雖是樵僮細民，他二人向道堅誠，已邀天眷，自經芬陀大師，佛法改造，道基已固，又得佛家傳授，和佛門至寶，伽藍珠與毗那神刀，稍差一點妖邪決非其敵，隨你同行，正是兩個得力助手，衆同門各有因緣，遇合非一，雖因使命不同，仍是各憑緣福修積，祇要遇事小心，不似昔日輕率，也無須胆小畏難，隨緣修積，下山去吧，說罷，自往殿中走去，雲鳳心始稍安，一想新得七寶，尙須練習數日，師父祇命便宜行事，隨緣修積，并未有什限制，身受曾祖姑，芬陀師祖，與叔曾祖母深恩，何不帶了兩小前去拜望一回，就便領教，於是先往河邊倚天崖龍家庵飛去，到後一看，芬陀神尼，已經外出，祇楊瑾在庵中，拜見之後，

談起來意，并說秦寒蓴，遭遇境地，實是可憐，等拜謁叔曾祖回來，意欲往姑婆嶺，看望一回，再定行止，不知可否，楊瑾笑道，青螺峪你此時不必前往，到是秦寒蓴，李文衍，向芳淑三人，現受紅髮老祖，化血神刀之傷，正在洞中靜養，須候易靜等，取來陷空島，萬年續斷與靈玉膏，始能復原，現時靈藥，已然到手，由金蟬等七矮帶回，日內即可交到，除他三人外，司徒平爲惡妖邪乘機暗算，也在那裏，此次峨嵋衆弟子下山時，各有恩賜，祇師徒平，獨得一本道書，并無法寶，他雖仗有大方真人所賜烏龍剪，畢章祇可防身，遇見來人利害，未免寡不勝衆，你去看望他們，也許能幫點忙，不過，此後遇事，總要問明來歷，不可隨意傷人，和對方的法寶，我尙有事，已爲你遲了兩日，你就去吧，雲鳳祇得率領二小，拜別起身，往姑婆嶺飛去，快要達到，忽然想起，楊瑾行前所說，好似前途，還有事故，暗忖前聽玉清大師說，異派羣邪，祇管劫數將盡，因自峨嵋開府以後，知道正教昌明，威力日盛，心存畏怯，互相勾結欲乘諸長老，閉關之際，專尋一千後輩同門爲仇，凶焰披猖，較前尤盛，此次下山行道，務須隨時警備，不可疏忽等語，姑婆嶺相隔仙府正近，如有妖邪往犯，定非弱者，自己入門不久，道力尙淺，以前雖經過數次大陣仗，均有高人在側相助，因人成事，這頭一次出手，莫要丟人，何不先在左近落下，隱了身形，掩將過去，無事自好，如若有事，敵明我暗，可以相機下手，怎麼也比冒失行動強些，心念一動，立和沙米二小降落，略一商說，隱了身形，正待施展師門心法，輕悄悄沿着山麓，低飛繞越過去，猛瞥見前側面，一條極幽僻的，暗谷之中，似有青黃光華，微一閃動，知有異派中人在彼，雲鳳行處，相離寒

專所居洞府，祇七八十里遠近，祇爲地勢幽僻，中隔亂山危崖，不比金石七矮來路，容易發見，雲鳳先前，祇聽同門說起，初次上門，估計將到，準備沿途查看過去，不知途徑，適在空中，遙望前面，祇是山嶺迴環，峯崖險峻，并無異狀，再發現異派中人遁光，心疑妖人，正在附近聚合，尙未下手，一心想觀察一個虛實細底，未再升空查看，逕率二小，往谷中掩去，到後一看，危崖後面，坐着一個道裝少年，和一個衣冠詭異的道人，俱都面有憂色，少年道，師兄雖然任性，我想他那法寶神奇，不見得便會失陷在敵人手裏吧，人道，你是沒參與凝碧開府盛會，那裏知道，休看對方師長閉關，這些門人，無一好惹，何況又同了一夥妖邪前往，萬一這些年輕後輩，不知我們來歷，一體看待，卜道兄素極自恃，到時再不見機，丟人不算，還將這土木精英，煉成之寶失去，回山如何交待，我們師長，不出頭不好，如若出頭，未來之事，吉凶難料，却怎好呢，少年苦笑道，我也不是不知利害，無奈卜師兄，爲朋友的心熱，說他不聽，因和妖人打賭，反將我所帶法寶，強借了去，行時并說，祇逼對方說出那兩對頭女子的住家，引了前去便罷，不特不願乘人於危，并還不許衆妖人，混水撈魚，乘隙暗算人家，便下手時，也另自一起，不與妖人合流，對方那有看不出來的道理，我先以爲對方諸人，決非卜師兄之敵，直到遇見乙老前輩警告，才知不是好惹，并且少時，對方便有援兵來，卜師兄去了這大一會，照理應該早佔上風，用本門傳聲相告，以防妖人乘隙下手，他一人顧不過來，如今音息毫無，定與強敵苦鬪，無法下台，聽你這一說，我也就起心來，如非乙老前輩，再三警告，不令我二人前去，并說去了，不特於事無補，反而有害，非引

起兩家仇怨不可，最好由卜師兄一人鬧去，叫我二人，守在這裏，也許還有轉機的話，我早去了，正說之間，忽然略一停頓，側顧驚疑道，卜師兄居然佔了上風，乘對方援兵未來之際，我們快催他，息了前念，急速回來吧，雲鳳見二人，面無邪氣，細詳語意，明是受了妖人蠱惑，來此侵犯，却又不肯同流合污，單獨行事，既與神駝乙休相識，雙方必有一些淵源，聽到末兩句上，知道寒萼等，以爲來敵所敗，這兩人既未存有敵意，也就聽之，當時未暇現身詢問，匆匆帶了兩小，升空飛起，剛越過前面高峯，便見右側崖前，有各色光華，飛舞變幻，洞門外站定司徒平，正指烏龍剪，連同飛劍，與敵苦鬪，洞門已被向芳淑的納芥環奇光封住，秦向李三人，同立洞內，却在彌塵旛光幢中，擁圍之下，似想再如危急，便駕彌塵旛，逃去情景，神色惶遽，頗爲狼狽。洞外斜坡上，立着幾個男女妖人，正指洞中三女喝罵，得意洋洋，另一道童打扮的敵人，獨立洞左危石之上，手指十餘團青黃二色的精光，戟指司徒平，喝罵道，峨嵋小輩，速聽良言降服，引我去尋那賤婢，我不傷你，否則，我將神雷，全力施爲，你們非死不可，悔之晚矣，雲鳳聞言，不由大怒，手指處，玄都劍首化一道精光，飛上前去，對面三影神君沈通，和風娘子趙金珍，白鬼臉何小，更是華山派中能手，司徒平獨鬪羣邪，本來勢孤，一則近來功力精進，二則烏龍剪，神妙無方，才勉強扯個平手，側面那個道童，名叫卜天童，乃土木島主商梧門人，本來不想隨衆妖人出手，祇爲衆妖人，見司徒平等，法寶飛劍利害，洞門又被納芥環寶珠封住，急切間攻不進去，恐其夜長夢多，時候挨久，將敵黨中，利害人物引來，不特轉勝爲敗，弄巧脫不了身，沈通來時，說過大話，

心雖愧怍，還不好意思，就向卜天童求助，另兩道裝少年，一名文又方，一名喬紀，看出沈通心意，首先輸口，卜天童旁觀多時，看出衆妖人，難作上風，因甚恨來前沈通語氣狂傲，欲俟少挫，再行出手，等久不耐，再聽文喬二人一輸口，已然躍躍欲試，偏巧秦李向三人，不似司徒平持重，雖見對方，有一道童，祇作旁觀，不曾出手，身上又未帶有邪氣，終想既與妖人同來，決非善良之輩，更看出對方，功力頗深，三人略一商量自己負傷未愈，除彌塵旛，納芥環外，下餘飛劍法寶，俱不能由心運用，師長所賜傳音法牌，雖可用來告急，無如祇用一次，向芳淑頭一個捨不得用，秦李二人，俱是本門中魔難最多的人，又覺出事情如真危急，上次齊靈雲碧雲塘傳命時，必有先機預示，此時情勢，尙還未到十分危急，便到真個不支時節，也祇用彌塵旛護身，突圍遁走，傳音法牌，留備異日危極逃生之用，認定未出手這一個必非庸流，最好將他先行除去，寒蓼隨將白眉針，由納芥環中，發將出去，主意並想得不錯，無如卜天童，乃土木島主商梧，最得意的門人，從小隨師，隱修遼海，中土雖未來過，對於正邪各派的，法力虛實，早有耳聞，尤其是初此出門，所尋對頭，都是當時負盛名的門下，惟恐失閃，除自有飛劍法寶外，並把幾個同門至好的法寶，強借了來，一面又把他本門獨有的土木二行真氣，暗中放起，將身護住，耳目更是特別靈警，強敵當前，心期必勝，閒立未動，却在暗中，行法查聽，三人洞中計議，竟吃聽去，寒蓼以爲白眉針威力神妙，至不濟，也可去掉兩個妖黨，無如新傷之餘，卽此一針，已是勉強施爲，無力多發，又打着擒賊擒王主意，滿擬敵人必傷，那知敵人護身有寶，機密再吃聽去，人未傷成，反把對方激怒，口

中喝罵，手揚處立有十道青黃光華飛來，這時司徒平，剛在百忙中，運用玄功，加強烏龍剪的威力，將衆妖人飛劍法寶，破去一些，不料又添勁敵，烏龍剪雖不似尋常法寶，易爲土木真氣所制，却也佔不得半點便宜，衆妖人見卜天童出手，心計得售，益發猖狂，紛紛施爲，上前夾攻，司徒平正覺着再鬥下去，有敗無勝，忽見雲鳳飛來，鬥了這一會，已知對方利害，恐雲鳳飛劍受制，忙喝這廝妖光能纏飛劍，師妹留意，雲鳳飛劍，已自電射而下，聞言心方一動，劍光已被兩道青黃光華裹住，雖還未被裹去，已不能隨意施爲，慌不迭往回一收，竟似吃什大力吸住，雖能回飛，甚是吃力，不禁又急又怒，一面仍運玄功。奮力回收，一面把神禹令取出，向外一揚，立有一股青濛濛的光氣，發將出去，卜天童因爲本門二行真氣，專能吸收敵人飛劍法寶，上來便打着如意算盤，那知才出手，剛把敵人飛劍絞住，覺着力量甚大，便被司徒平察覺，指揮烏龍剪飛來，將飛劍解救回去，專敵妖人，一面加強烏龍剪的威力，化爲兩條神龍般的墨色精光，滿空飛舞，急切間，竟無奈他何，心想是何法寶，如此神奇，正打算把另一件師門鎮山之寶，取出一試，猛聽一聲清叱，一道虹光，白空直下，跟着飛來一個道裝少女，忙將手一指，分出兩道光華，迎上前去，剛將來人劍光裹住，便吃回收，覺着力大異常，心中驚異，暗忖峨嵋門下所用飛劍，怎都如此神妙，難得到中土來一次，好歹也收他一口回去，心隨念動，立縱遁光飛起，一面加急施爲，一面把未發完的二行真氣發將出去，滿擬來人，這口飛劍，必落己手無疑，做夢也沒想到，遇見尅星，他這裏匆匆施爲，雲鳳比他還要情急，神禹令恰好同時發動，兩下迎個正着，青色光氣到處，二行真

氣，所化青黃光華，立被衝破，化爲縷縷殘煙，四下飄散，這才知道利害，不禁又驚又怒，當着一千妖人，方自愧忿交加，隨着雲鳳同來的，沙米兩小，全都貪功疾惡，一見師父出手，早不等招呼，各將芬陀大師所傳毗那神刀，飛將出去，恰是同時施爲，卜天童急遽中，瞥見朱虹飛來，誤以爲是尋常飛劍之類，因正忙於另取法寶，報仇雪恨，自恃護身有寶，敵人飛刀飛劍，不被吸收，已是便宜，決難加害，便沒有躲，那知佛家降魔利器，別有妙用，又是一個尅星，本來非受重傷不可，總算應變機警，加以始終想收對方刀劍，一見朱虹，雙雙飛來，百忙中運用玄功，兩臂一振，貼身潛伏的二行真氣，立即往外暴漲出去，本意就便吸收敵人刀劍，忽聽波波兩聲，朱虹到處，真氣竟吃破去，朱虹隨即環身繞來，這一驚真個不同小可，總算見機得快，土木二遁，神速非常，先前又吃真氣擋了一擋，略緩來勢，如似先前，貼身繞護，那就不死，也必重傷了，當時驚魂都顫，那還再顧得取寶施爲，身形一晃，便自隱遁開去，雲鳳不知究竟，見敵人祇有一人逃遁，還有六個敵人，正與司徒平苦鬥，師徒三人，劍寶齊施，趕急殺上前去，隔不多時，金蟬等七矮，便和靈奇趕到，混戰起來，同來妖黨中，有一個名叫華嶽仙童雷起龍的，在華山派門下，行輩最低，但他生具異稟，工於內媚，貌相又極英俊美秀，在華山派門下，有美男子之稱，入門不久，又得到了一部左道中的採補祕籍，一般異派左道中的，淫娃蕩女，祇遇到他，便不肯放過，雷起龍，自知修煉年淺，法力平常，除却採戰一門專長外，別無所能，每有遇合，總是兢兢戰戰應付，明知女的對他，已然迷戀失心，連毀去道行，都所心甘，這等修道多年的真陰，吸取了來，大有補益，

又出心願，事後決無話說，他却一味憐香溫存，從不專顧自己，每當女的欲死欲仙的緊要關頭，他必發話警誡，曉以利害，并還教以鎖閉真陰之訣，一面仍照舊溫存，并不離體，對方再要出諸自己心愛，兩相慕悅，非由女方強迫而來，到了樂極情濃之時，除照前誥誠外，便和女的說明，加以指點，彼此交換真元，互爲收吸，使雙方天地交泰，同有補益，不似別的妖邪，專一損人利己，一任女的，事後毀身敗道，毫無顧惜，本能胎子，又是蕩女心目中的極品人物，經此一來，對方不特愛之如命，而且感念終身，他又狡滑非常，算計羣雌如把自己，視爲禁巒，必起爭殺，每有遇合，從一上手，便與明言直告，說自己雖然憐香惜玉，識趣知情，但是一向兼愛，所歡全期永好，不能專顧一人，并且人數甚多，誰也割捨不下，照例由我尋人，不許人來尋我，所約晤期，如期而至，決不失信，使其空盼，凡是心愛女子，不論新舊，都是一視同仁，無所軒輊，如存妬念，不特使我爲難，本身還要樹下許多強敵，損人而不利己，轉不如現在就一刀兩斷，各自東西，大家都死了這條心，以免誤人誤己，許多不便，女的早已爲他所迷，知道所說，乃係實情，也就點頭認可，即或女的生性淫妬，心中不願，無奈對此美食，不肯放過，打算先快活一回，事後再施媚術，籠絡挾制，一樣可以獨佔，便表面依從，不肯與爭論，那知雷起龍，不特學有專長，交合之間，饒有奇趣，并以閱人經事得多，女的心意，一見便即識透，上來所說，不都是先打一個招呼，爲自己將來，站個脚步，原不怕對方反口，溫存體貼，更是高人一等，不似別的妖邪，粗鄙強暴，專以採戰爲上，女的祇一與交合，平日任多淫妬潑悍，也由不得要傾心聽命，百依百順，以求得他的歡

心，明明不願的事，偏把他奉如神明，愛逾性命，分毫不敢拂逆，在許多有本領的人，熱愛感激，互相爭寵之下，已然得了無數便宜，不勞而取的法寶，竟有好幾十件，而且均非凡品，三年前，偶往海外，尋一情人，踐約敝舊，歸途經過小南極，因所訪情人，別時說起，金鐘島主葉繽，兩次聲言，要將小南極四十七島妖人餘孽，一齊除去，正快下手，自己是華山派，烈火祖師門下，末代愛徒，葉繽又是峨嵋青城諸長老的至交，路道不對，氣異仇敵，恐怕無心撞上，平白吃虧，打算繞路飛回，這條雲路，因是初經，下面島嶼甚多，一算里程，相隔金鐘島不遠，左右無事，便把遁光放緩，一路觀賞過去，又飛了一陣，發現一座小島，上面花木繁茂，澗谷幽奇，風景靈秀，極爲少見如非有人匠心佈置決不會有如此整潔，料是散仙清修之所，本心是想暗中窺探，少爲遊玩，便即回飛，并無別意，便隱了身形，往下降落，那知島上住的是一位隱修多年，向不輕與同道，往返的女仙，法力甚高，祇管情人所贈隱身法寶神妙，并無用處，落地走沒多遠，便吃對方困住，雷起龍一則胆小害怕，急於脫身，又愛那女仙太甚，一而用法寶迎敵，却不還攻，口中不住哀告乞憐，說自己學道年淺，海外各島，并沒到過幾處，偶然無心路過，發現此島，景物靈秀，仙境無殊，下來觀賞，實非有心冒瀆，望乞鑒諒微衷，念其修爲不易，寬免初次等語，一面乘着和對方問答之際，冷不防暗施邪法，那女仙見他，貌相英俊，詞意誠切服低，本就心軟，祇爲看出他的路道不正，方想盤問明了來歷，祇非故意來犯，便任走去，不與計較，因見對方神情遑急胆小害怕，一時粗心大意，竟爲所算，一經好合，男女雙方，俱各貪戀異常，女仙法力原高，不久明白過

來，知道上當，多年女貞，敗於一旦，心中雖極悔恨，偏是情濃，不捨反臉，先料這類妖人，有什好心，况因對敵而起，斷定真陰，必爲所盜，無如中心悅愛，不忍殺他，想是夙生冤孽，才致有此，略爲尋思，竟把心一橫，任憑擺佈，一言不發，那知雷起龍，見她玉骨冰肌，資稟穠粹，又是一個全貞修女，另有微妙，比尋常所交淫娃蕩婦，迥不相同，也是越看越愛，嗣見女仙，明眸欲掩，淚光瑩瑩，秀眉顰蹙，隱含幽怨，知他清醒，心生悔恨，一面刻意求工，一面告知利害，傳以玄牝吐納交泰之術，并說自己實是害怕傷亡，情急無計，加以醉心仙姿，好心求愛，決無見害之意，女仙還在半信半疑，本心事完，一同畢命，後來真陰將吐，實忍不住，對方更一再停手警誡，姑照所傳一試，竟是樂極，真元也未喪失，這一來，居然由仇敵，變成恩愛，事完起坐，重敘情話，女仙問出他是華山派門下後進，心想劉樊合籍，葛鮑雙修，本是神仙佳話，難得此人，雖是左道，竟有天良，所說也係實情，自來無不可化之人，况其入門年淺，惡行未彰，正好早日挽回，事已至此，祇率嫁他，勸其棄邪歸正，同修仙業，也不枉失身相愛一場，便以正言厲色，再三誥誡，說自己向不與外人來往，本來外間的事，不甚知悉，前次峨嵋開府，被一女友，強行邀往凝碧崖觀光，起初因主人并未具柬相招，那女友是祇和主人的兩位致友相識，與他本派并無交往，因係從古未有的盛舉，主人又不問敵我生熟，來者是客，一體廷納，因友及友，才被強拉了去，心還不願，後到一看，不持增長見聞，并還交了兩個好友，深知邪正之分，五台華山諸異派，決非其敵，早晚同趨滅亡，我既甘心嫁你，自願天地長久，合籍雙修，你如遭劫，我不獨生，回頭是岸，人貴

改過，你如真心相愛，從此棄邪歸正，速與妖師斷絕，與我同修，此島偏僻，孤懸遼海，我又喜靜，極少同道，平日休說人跡，連雲路上空，也極難得有人飛過，諸妖邪如因你叛他爲仇，尋上門來，自有我來發付，今日實是前孽，見你胆小害怕，不合欺敵心驕，毫無防備，以致當上，我如稍爲留心，你早形神皆滅了，不信你看，說完舉手一揮，便見上下四外，有無量數的火焰金刀，電漩星飛，潮湧而來，立被裹住，祇未下落，女仙笑道，你看如何，決不傷你，姑且掙扎逃遁，試他一試，雷起龍見那火焰金刀，宛如結成一個金色火球，將上下四外，一齊包沒，焰光千重，射眼難睜，脚底已成了一片光海，雖爲女仙所止，相隔丈許不會上身，通體已似被絕大壓力束緊，絲毫動轉不得，自然不敢冒險妄試，急喊仙姊停手，我對你如有二心，異日死於金刀之下便了，試却不敢，女仙收了遁法，嘆了口氣道，冤孽，我自爲你邪法所迷，醒來悲憤已極，稍差一點，你再昧良無情，我祇等真元一喪，便將此遁發動，同歸於盡，我有準備，尙可轉劫重修，你却形神俱戮了，如非夙孽，也不致於此，傷心的事不提也罷，此後你却須聽我良言，好好改正修爲呢，雷起龍，這一對坐接談，越覺他淺笑輕聲，儀態萬方，玉肌仙骨，光豔照人，令人望之，自起一種高潔嫺靜之思，不敢逼視；再聽語音清柔，隱含幽怨，想起對方，累生修積，絕代仙姿，隱居遼海，多年苦煉，好容易將證仙業，女貞無端爲己所毀，當時也曾想到，這類茹元葆真，正派散仙中的煉女，百世難遇，幾次想要破例採補，均以愛憐太過，於心不忍，又想圖個永久，不特未採他的真陰，反把從不全數告人的祕訣，盡情相授，即使日後再懷二心，也必無法下手，經此一來，真元雖爲他

保住，自己也轉禍爲福，終比不失身，要差得多，又因女仙，外相夷冲，容止嫺雅，無論輕嗔簿怒，淺笑微顰，以至徘徊却坐，清談娓娓，舉手移足之間，無不另有風華，自然絕豔，偏又豐姿奇秀，神韻獨超，祇管醉心傾倒，分毫狎侮不得，而內稟又是那麼穠粹醇美，著體欲融，把以前所遇邪教異派中的，淫娃蕩婦，十九比成糞土，不禁又憐又愛，又敬又愧，又感激，女的再以正言相規，以前對付別人的兼愛邪說，竟未敢出口，如非那些舊情人，多半難惹，一斷來往，立與成仇的話，直恨不得，除女仙以外，把所有情絲，全都斬斷了，女仙暗中查看他對己實是至誠，專一奉命唯謹，祇是有時面上，微有愁容，祇料師門恩重，積重難返，尙有爲難之處，不肯忘本，原是好處，倒也原諒，并不逼他立與師門斷絕，祇說從此改行向善，不許爲惡，更忌同流同污，致爲所累，如有爲難，速來告知，必爲設法防備，卽或難勝，自己平日雖喜靜修，無多交遊，但也交有三兩至友，俱是正教中人，有極深交誼，本身法力也高，有事必來應援，大都飛行迅速，急若雷電，無論相隔多遠，片時卽至，多大亂子，也不必害怕，祇爲人要好，否則，便我多深情愛，也沒法幫你，最好不必戀此暫時聚首，先去擺脫了這類妖邪再來，雷起龍到也知道警惕，認作轉禍爲福之機，不特當時極口應諾，聚了幾日，吃女仙強迫催走，戀戀辭別，一開頭，先向以前所交淫女，一一訣別，力說自己，近來受一前輩仙真指點，痛悟前非，現已決心永謝綺緣，專事重修，爲念舊日情好，更恐時久相思，以爲自己薄倖，有所偏愛，或生疑忌，特來話別，承賜寶物，也敬以奉還等語，這些淫邪婦女，雖極愛他，不喜此舉，紛紛勸說，但多水性楊花，淫蕩已極，雷起龍平日

又處得極好，從未說過假話，雙方感情甚好，一見任怎勸說不聽，一味婉言求告，說再不同頭，立有大劫，倒也不好意思反臉，又多認他好色如命，不能持久，有的還譏嘲幾句，有的竟相待更好，祇逼他非再叙闊，好合上幾日才去，否則，不能放走，這類妖邪，多是邪法高強，雷起龍無力與抗，心雖厭惡，也不得不勉力敷衍，刻意求歡，地方又多，在海內外，接連飛馳了半年多，才得把一些教外情婦，勉強完事，總算全把話說明，無什糾葛，又未生出仇怨嫌隙，中間也曾抽空，去往女仙所居島上叙闊，起初還不敢明言經過，後吃女仙，看出破綻，再四盤詰，不敢再隱，祇得跪地謝罪，吐出真情，女仙始而不甚相信，當時無話，等他聚了些日辭別，暗中尾隨，窺查虛實，不特看出悔過出於真誠，并把自己愛逾性命，常時背地默祝，天神鑒憐，許其改過自新，但求免去這些糾纏，得與女仙同隱，常相廝守，誓當暗中力行善事，脫却前愆等語，女仙大為感動，第二次相見，便與言明，人誰無過，貴於能改，你祇照着那日誓願行事，我既不限你日期，也不問你以前行為如何，放心好了，雷起龍經此柔情溫語慰勉，益發感奮，力思去邪歸正，無如前孽牽纏，這一年中，所有以前情人，俱經擺脫，不再來往，祇趙金珍一人，生性淫悍，剛愎異常，又是本門師叔，極難說話，始而屢往尋訪，均值他出，等妖婦回山得知，反來尋他，雷起龍偏又去往女仙那裏，彼此屢次相左，久未謀面，雷起龍祇剩這麼一處葛藤，固望早了爲是，趙金珍偏又錯會了意思，當他思戀自己，想要重拾墜歡，亟欲與他叙闊，祇奇怪屢往相尋，均見不到人，起初祇當他情人甚多，必往別處尋歡未回，那些同類淫邪，本多相識，試尋了去一打聽，竟是久斷來往，并還說起

他，前者來會，自稱忽遇真仙指點，將要改邪歸正，永斷情欲，聚了兩日走去，永不再來等語，妖婦雖不把他視爲禁戀，却也貪戀不捨，一聽他要和衆人一齊斷絕，尋找自己，必也爲了此事又有叛教之心，不禁又氣又怒，當即到處尋找，事有湊巧，雷起龍所交情人，多由互相愛好結合，就有幾個，由於對方發動，也還有點情愛，惟獨對於趙金貞，因是長一輩的師執，平日極負艷名，本門兩輩尊長，多與有過交往，別派中也有不少情人，全是左道中有名人，無一好惹，惟恐招忌樹敵，人又淫凶潑悍，行事專橫，自從乃師金沈子，爲峨媚派後輩所殺，每次相遇，必加挑逗，那末淫艷的妖婦，不知怎的，竟不投緣，起初簡直不敢染指，見卽設法隱避，妖婦先當他胆小害怕，面首本多，也未在意，後在同道妖婦口中，問出雷起龍具有專長，淫心始熾，必欲得之爲快，終以暴力，強迫成事，雷起龍迫於無奈，雖然曲從，心終不喜，但却畏之如虎，這次受了女仙指教，尋他斷絕，本是硬着頭皮前往，幾次未遇，懶得再去，女仙島上風景清奇，洞府宏麗，更有靈藥仙釀，奇花異果，任憑享受，人又具有絕代容光，不必定要真個銷魂，便可令人愛而忘死，如何還捨離開，以爲師父已死，師祖烈火祖師，對第三代的門人，素來放任，自己祇初入門時，由師父帶往參謁過一次，便未再見，近年爲報峨媚之仇，閉洞祭煉法寶，一般師伯父，和先進同門，尙且輕易，他不到，視自己這等末學後進，決不在意，現時祇趙金貞一人，還未斷絕，本來打算再去尋訪，明與斷絕，這日女仙，獨自出遊歸來，談起目前正教昌明，各異派妖邪，劫運將到，再有數十年，便即消亡殆盡，心想此島，孤懸遼海，地絕僻遠，隱伏在此，舊日一般同道妖邪，決不知道，

數十年光陰，一晃就到，好在本身師父已死，等這些人伏誅數盡，自己法力，也必大進，那時再夫妻二人，同往中土，積修外功，以求正果，豈不省心，何苦再去招惹他們，一個不巧，認作背叛師門，還有殺身之憂，於是改了主意，更和女仙言，打算從此在島上，一同隱修，不再尋找妖婦，女仙見他，自從與已結合以後，那敬愛之誠，全出衷心，不特承顏希旨，百事將順，從未分毫忤逆，改過遷善之心，也極真切，最難得是他出身異派妖邪，素來好色貪淫，對於自己，愛戀如命的人，竟能克制情欲，祇管終日廝守，溫存撫愛，從不敢妄求交合，不由得大為感動，一心一意，想使他去舊從新，勉成仙業，永為神仙眷屬，聽他這等說法，益發憐愛，不過女仙法力功行頗高，深知因果相尋，孽緣惡因已然種下，先自解脫，尙且難期必免，再如置之不理，早晚終要遇上，必有事故發生，就能等到對方遭劫，他生仍要遇上，自來微風起於蘋末，星火可以燎原，一時疏忽，往往鑄成大錯，起初仍勸他去，嗣因雷起龍在島上，清福豔福，一併享受，日子越多，越不捨得離去，每值催詢，必定軟語央告，百計延宕，女仙原是前輩女仙，申无垢的記名弟子，因申无垢收他時，事出無心，曾說他情孽糾纏，已歷多世，今生任怎修持，也難以肉身證果，自己生平，祇收了兩個徒弟，也因情孽，造下許多惡因，受累不小，并且不久就要成道飛升，也不能多有傳授，後經再四哭求，始允收為記名弟子，并帶往南海，尋了一座極偏僻的小島，傳了一部道書，令其照書勤習，不久他去，女仙獨居清修了許多年，從不離島一步，近平方始偶然出島閒遊，寂寞慣了，還不覺得，及與雷起龍，同居了些日，不由情根日長，一人獨居，便覺孤寂無歡，也有一點

不捨離開，雷起龍再一磨纏，心想乃師已死，華山派徒黨雖衆，因未兩代，人數太多，取材既寬且雜，教祖烈火祖師，急於報仇，當年閉關煉法，頭兩代弟子，惡跡昭著，時被正教中人誅戮，日漸凋零，於是成了一片散沙，除有事相須外，幾於無什聯屬，似雷起龍這等末學後進，一旦隱退，決無什人在意，祇剩妖婦趙金真一人，尙未斷絕，稍緩前往，也還無礙，由此耽延下去，一個固是樂不思蜀，一個又不再催迫，光陰易過，不覺二年，這日女仙忽想起好友青門島主朱蘋，二年不見，此人不特是自己惟一至交，并還得他助益不少，上次交手時，說要閉關煉法，并說前紫雲宮中主者初鳳，也快應完劫數，不久便要往他島上，（事詳青城十九俠）寄居同修，因他近數年中，不能離開，屬令兩年後，前往相訪，約期早過，久聞紫雲三女，法力高強，美艷無倫，所居海底，珠宮貝闕，氣象萬千，景物奇麗，心中嚮往，已非朝夕，何不趁此時機，前往看望，就便一探初鳳來未，便對雷起龍道，我往南海訪友，朱姊姊是我至交，本想連你帶去，無如路程遼遠，又要走過磨球島離朱宮，島主少陽神君，爲人正道，疾惡如仇，近和峨嵋青城兩派，十分交好，把華山五台諸異派，視若仇敵，島上設有一面神鑑，千百里內，人物往來，形影畢現，你我隱身法，決瞞不過，我一人前往，不隱形踪，也必無礙，帶你同行，必放不過，我自不能坐視，宮中門人侍者，自恃師傅法力，多半氣盛驕橫，休說衆寡懸殊，他們又擁有三陽真火威力，得天獨厚，難與爲敵，即便當時小勝，脫身回來，以後這條路，便不能走，并且從此永無寧日，何苦惹他，你還有一妖婦，也未了斷，屢次催你，老是支吾，我今此去，至少要與朱姊姊，聚上三五月，我不在家，有何

可戀，你正好乘此時機，去往中土，把這一段孽緣勾消，此後便可和我長相廝守，永不分離，不是好麼，雷起龍聞言，心雖老大不願，無如女仙前曾提過，朱蘋性情溫和，道力高深，同道之交又多，俱是散仙中的有名人物，這次約會，於將來成敗有關，不能不往，自己早就無法推託，女仙再走，更無話說，沒奈何，祇得允諾，請女仙將他存的飛劍法寶發還，并把以前所贈的一道脫身保命的靈符，也帶了去，女仙見他，神色慚愧，心志不甯，當是不捨數月分離，便慰勉了幾句，笑問道，以前那多妖邪，俱被你善言解說，去了糾纏，現時祇剩妖婦一人，又不和他動武，至多對方無恥，強迫留你，聚上幾天，雖是苟合，於你無害，要帶這多法寶靈符作什，雷起龍見女仙，笑語如珠，意態溫柔，越看越愛，不知怎的，心中一酸，強笑答道，那妖婦貌似花嬌，心同蛇毒，妖術邪法，又極高強，翻臉便不認人，一向便怕見他，此行一個不巧，就許反臉爲仇，論我法力，實非其敵，這十多件法寶，雖是別人所贈，我已深明用法，俱有極大威力，加上仙姊保身靈符，不特可以防備萬一，遇上昔日同道糾纏，也可藉以脫身，帶在身旁，胆壯得多，女仙知他性情和厚，胆子又小，不會與人相爭，況是昔年情人舊好，以前所斷情婦中，頗有幾個利害妖邪，去斷絕時，也多是這等說法，終於無事，雙方絕交，均無惡聲，當他厭惡太甚，因而多慮，這類妖婦，水性楊花，情愛不專，至多被他纏上幾日，略拾墜歡，不致成仇樹敵，多帶法寶，用以防身，并非向人尋事，也就聽之，雷起龍兀自戀戀不捨，又強留女仙，在島上盤桓了幾天，終於惹得女仙，佯怒發話，方始分手，因已兩年，未與同道妖邪相見，未免情虛，又想女仙，一時不致回島，打算先尋同輩

中，兩個交好的，探詢一下，問明一些，師執尊長，對己有無疑念，那被自己斷絕了的情婦，可有來尋之人，然後再尋妖婦絕交，那知連尋了兩三處，所尋的人，俱都未見，又不敢逕去華山秦嶺一帶，本門長幼幾輩妖邪盤踞之處探詢，這一耽延，不覺過了二十來天，這日正想硬住頭皮，往尋妖婦，巧遇一個同輩中人，一問近況，才知好些師伯叔，因和苗疆紅髮老祖門人勾結，慫恿乃師，與諸正派作對，在妙相巒，碧雲塘，兩處集衆惡鬥，連被峨嵋派，一班後輩，殺得大敗，（事詳蜀山劍俠傳）紅髮老祖，幾於形神皆滅，手下門人，也傷亡殆盡，到場諸異派，華山五台兩方，傷亡最多，祇逃走有限幾個，趙金貞因有一心愛男寵，在妙相巒前，死於秦寒萼白眉針下，恨深仇重，立誓報復，秦寒萼李文衍向芳淑三人，俱爲化血神刀所傷，在姑婆嶺洞府以內，閉洞調養，非等金蟬易靜等，將陷空島靈藥取來，不能復原，而一般法力較高的敵黨，均各受有教祖專命，分散在外，下手報仇，恰是時機，現正約人報仇，定於明日，在他新闢的四川閬中，嘉陵江南，錦屏山絕頂，金鷄崖玉簾洞內會集，同往報仇之後，便去海外，尋人煉寶，以應三次峨嵋門劍之用，此行至少三年等情，雷起龍一聽，正教門下，如此神通，自是心驚，明知此去，妖婦不免糾纏，但把女仙，奉如神明，不忍設辭欺他，事在必行，而妖婦此次，不論勝負，均往海外，恰是昔年許多墜歡，往來遊息之所，如再尋去，好些不便，并且這次回島已不想再來中土，想了又想，決計一勞永逸，仍拿以前那一套，去對付妖婦，滿擬以前那多情婦，無一好惹，俱被自己，軟語說服，妖婦也必可以理喻，除被纏上幾日，是意中之事而外，如被強邀同往姑婆嶺尋仇時，也不是沒法推

託，真要強迫，便向他破臉斷絕，仗着所帶法寶靈符之助，一走了事，也不傷他，實逼處此，心上人固不會見怪；絕島潛居，埋頭不出，妖婦縱使恨極，也無法尋踪，心中打着如意算盤，以爲進退皆可由心，那知妖婦，自從聞說他，與一羣淫邪，斷交情形，心已生疑，再加三年匿踪遍尋不見，又想又恨，況當用人之際，知他本身道力雖淺，却得有不少異寶奇珍，情人雖已斷絕交往，因都愛他過甚，所贈法寶，全未要還，如何還肯放他脫身，初見面時，當他不耐清修，時久相思，一般情婦，已然斷絕，如得回心，正可據爲禁戀，心好喜幸，雷起龍乘機愚弄，也還可以商量，多時未晤，見妖婦晤面，十分親熱和善，與連日所聞不符，又忙着了斷回去，便把妖婦引開，仍照前言一說，照着以往和別人斷絕經驗，爲博妖婦歡心，并還格外巴結，刻意求工，那知妖婦，淫凶刁狡，素來一意孤行，軟硬不吃，反而勾起貪欲，以前又聽同黨妖婦說過，看出他道行法力，無什增進，却一味苦口求退，千方百計，將許多舊情人，一齊斷絕，那知他近年所學，俱是玄門基本功夫，又是去舊從新，打頭學起，短短年月，如何能有成就，一心斷他，另有心上專愛之人，不知隱藏何地，爲了迷戀過度，受了新人挾制，來與舊人斷絕，當時妒火中燒，欲心更熾，不特未想斷絕，反想永爲己有，供他長久淫樂，因所愛的不肯出面，法力當必平常，決計姑婆嶺事完，或用柔媚之術迷誘，加上法力禁制，迫令說出平日藏處，帶了同去，將所歡殺死，祇和自己一人快活，或是欲擒先縱，故意答應斷絕，却在暗中尾隨，看明虛實，下手暗算，再相機出現，軟硬齊施，迫使歸己，這樣還又免他傷心移恨，比前策更妙，主意打定，且不說破，又因聽出他恐本門師執，怪

他叛教，乘機假說，人都向上，欲求正果，我不阻你遠志，但你我恩愛多年，一旦分手，永無見期，天長地久，此恨綿綿，意欲留你十日之聚，無如我正約人報仇，當着你許多師執面前，恐其妬忿，於你不利，難得終日歡愛，如蒙見憐，便請助我復仇之後再去，以後休說我樹敵太多，不知何時，便遭仇人毒手，即便無心相值，那怕你就有如花美眷在側，我也把你當作陌路蕭郎，決不相擾，至於本門師長，日前全都疑你背叛，再尋不見，便要行法拘魂，一面用神火照影，遍查海內外山川島嶼，搜尋出了下落，立命能手前往，連窩藏你的人，一齊誅戮，以儆效尤，本來最難應付，幸我素得衆心，你所能手前，祇要依我十日之聚，我必爲你化解，誰要尋你爲難，便是我的仇敵，你雖爲我，深知，祇要依我十日之聚，我必爲你化解，誰要尋你爲難，便是我的仇敵，你雖爲我，遲歸十餘日，不問你情形真假，有無新人，從此均保無事，何必使我恩愛一場，已然斷絕，連這十日之歡，你都不允，想起傷心，於你還有好些不利之處呢，雷起龍前與一般淫邪斷絕時，上來多半不捨，媚誘脅迫，無所不至，結局雖然如願，費力不少，似此一說即允的，實是少見，起初祇當他，最難說話，不料如此容易，尤難得是自己知道教祖，和諸師執，忌刻凶殘，最恨叛徒，昔年法令極嚴，近數十年，雖以濫收門人，照顧不到，強敵太多，無暇及此，看似比別的異派，鬆懈得多，如真惹惱忌恨，却是尋仇不已，久聞神火照影，不論藏伏何處，均能看出，女仙又喜清淨，不願外人上門，況是左道仇敵，再如爲了自己，引鬼入室，當時擾鬧，或再衆寡不敵，如何對得起她，平日想起，便自心憂，想不到妖婦，有此好心，又知她天生妖淫，本派中人，十九對她傾倒，從無一人，敢忤逆她，說話極有力量，多大的事，也能化解，何況自己，祇是隱退，并

無叛逆，妖婦所說，正對心思，不由轉了好感，祇姑婆嶺之行，推託力薄胆小，不敢隨往，願在山中守候，必踐十日之約，妖婦查言觀色，越看出所交新歡，不是旁門左道中人，心中計算，表面分毫不露，一面仍施狐媚親熱，一面力說，自古無不忠孝的神仙，背師最犯大忌，我此次集衆報仇，雖然勢力非弱，敵人又值重創未愈之際，但是峨眉門下，法寶神奇，我們法寶，越多越好，狐女秦寒蓀，非祇是我一人之仇，你恩師因隨同史南溪道友，火攻峨眉，死在他的白眉針下，此仇豈可不報，你以前也曾對我說過，你本山野牧童，日受惡人虐待，巧遇你師父，將仇人殺死，收爲弟子，傳授道法，才有今日，也曾立志，誓報師恩，代爲復仇，祇爲蛾眉派勢盛，自顧力弱，不敢妄動，延到如今，難得遇到仇人一千師長，閉關不出，本身又受神刀重傷，不能運用法力飛劍之際，千載良機，如若放過，等他把陷空島靈藥取來，人一復原，報仇二字，今生休想，我也知你，法力不夠，但你所得那些法寶，件件神奇，威力至大，正好同往，不特助我一臂，你也報了師仇，了却昔日心願，經此一來，所有師執同門，均證實你，不會叛教，去與外人勾結，任你和新情人，避地雙棲，不問出頭與否，也無人尋你晦氣，比我全憑情面，勉強代你解說，要強得多，不是一舉兩得麼。雷起龍平日，本極感念師恩，立志要報師仇，自遇女仙，明白邪正之分，又誠他目前正教昌明，身是旁門，邪氣猶未去淨，人家師門法嚴，對異派中人向持寬大，除非被他看出惡行，決不無故欺人，所怕同黨慫恿，自往生事，一成仇敵，萬無幸理，此後外出相遇，萬一對方，是個新出行道的後輩，看出來歷，一時疾惡喜事，發話盤詰，休看對方年幼，師長已然閉關，奉命下山

的人，無一弱者，聲氣又廣，同門好手更多，休說是你，便你本門師長，也難討得便宜，千萬敵對不得，可把出身來歷，和近年心志，明言實說，他們大都天真俠腸，尤喜改邪歸正的人，話再謙和一點，不特不再歧視，甚或由此結交爲友，有事相求，一說即允，豈不是好，雷起龍自是信服，知道此仇難報，雖然淡了前念，有時想起師恩，終覺愧負，女仙知他法力有限，法寶雖出妖邪所贈，威力却大，可是法寶來路，一望而知，內有兩件，最陰毒的，尤犯正教之惡，平日代收，不令帶出，實由於此，雷起龍這次如不帶寶出來，也可無事，偏因妖婦剛愎淫凶，性又奇妬，不可理喻，欲爲預防脫身之計，一齊帶在身旁，本來就難推却，妖婦這一席話，又說得妙，立被說動，勾起前仇，祇恐女仙見怪，多傷正教中人，回去無法分說，便和妖婦約定，去是同去，但自己此後避地潛修，決不無故樹敵，祇殺秦寒蓼一人，別人不是師仇，不問勝敗強弱，均不出手，妖婦暗罵，你這沒良心的小狗，祇要你肯隨去，便不愁你不入我的套中，賤婢如真爲你所殺，下餘除非被我們殺光，否則，決不能容，你不尋人，人家也必尋你，老想稍爲敷衍我一下，便即抽身回去；與心上人，長相廝守，直是作夢，今生休想，妖婦心中咒罵，表面仍是喜笑顏開，一口應諾，雷起龍那知妖婦陰謀毒計，商定便去前洞，這時妖黨已來了好幾個，等在前面，多一半和妖婦，有過交好，那沒到手的，也都垂涎這塊肥肉，意欲乘機進身，見妖婦帶了雷起龍，去往密室，這多時候才來，心中俱都不快，有了酸意，無如妖婦，穠姿絕艷，令人愛不忍捨，偏又淫凶奇妬，比起同派著名淫婦，香城娘子史春仙，還要驕橫，但不似史春仙，一味濫交，并且行輩較高，一樣也不許情

人，管他閒事，稍現詞色，輕則從此斷愛絕交，再也撈摸不着，甚或反臉成仇，都不一定，所歡又多能手，全都聽他指揮，一與反目，無異同時樹下許多強敵，端的愛也愛極，怕也怕極，表面不說，於是把怨毒，全種在雷起龍一人身上，妖婦益發當衆做作，并把雷起龍，爲乃師玉杆真人金沈子報仇之事，連同所帶各種異寶，以及事完歸隱，獨往海外，十九有個心上人在彼相待等情，全說出來，此舉自非雷起龍所願，無奈不能阻止，人又老實，先受妖婦，百計盤詰有無新歡，已覺窮於應付，知他靈警異常，爲恐言多有失，祇得賭氣不理，由他說去，衆人除聽說雷起龍，身有異寶，覺出不大好惹，又妬羨他的遭遇外，巴不得移愛新歡，隱退越早越遠才好，并未在意，妖婦暗中查看，見雷起龍，對於所說，不曾否認，面色大是不快，自加忿恨不提，當下除三影神君沈通，不願與小輩後進，吃醋丟臉，故作大方，帶了兩同黨，當雷起龍隨妖婦入內時，便自託詞約人先走外，下餘還有數人，趙金貞力主分成兩起前去，第三日早上，在姑婆嶺會齊，衆妖人明白他想和雷起龍再敘兩日舊情，心中忿恨，不便說出，各自無趣走去，也是秦寒蓀等三人，命不該絕，因此一來，不特晚了兩日，凌雲鳳和金蟬等七矮，帶了靈奇，先後兩起救星，恰巧趕到，妖人中三個邪法利害的，妬心最盛，見妖婦如此淫悍薄情，想起峨眉派威望，這些男女弟子，雖是後進，各有異寶奇珍，利害非常，聲勢雄厚，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，各異派從無一人佔過上風，即便一時徼倖，也有無窮後患，何況未必，先爲妖婦美色媚惑，未怎深計，現已警覺，多年苦煉，能有今日，并非容易，他死了一個舊情人，却令大家，爲他犯險拚命，越想越不值，就此一去不來，無形

中去了好多威力，假使妖婦就在雷起龍到日率衆前往，即便寒蓴等，各有傳音告急法牌，與護身法寶，不致受害，重傷多半難免了，雷起龍看出衆人行時，多半懷忿，也覺妖婦，一意孤行，過於情薄，沒法勸說，祇得聽之，經此一來，妖婦所約男女妖黨，連雷起龍，才得七人，到日雷起龍，一味隱身在側，妖婦幾次催他，均推說以全力報復師仇，專對付寒蓴一人，已約定在先，別的恕不奉命，妖婦雖然不悅，雙方惡戰正急，無暇分心相強，祇得任之，雷起龍惟恐自己形貌，被敵人認去，樹下許多強敵，日後不得如願安居，最好始終不露身形，暗中下手，將寒蓴殺死，報仇之後，連仇人身上所帶彌塵旛，和所有法寶，也一件不要，情願被別的妖人，乘火打劫得去，能就此移禍於人更好，卽或不能，峨眉派玄門正統，素稱寬大，與人爲善，不究既往，自己已然棄邪歸正，避地清修，爲師報仇，理所當然，日後如被尋來，也有話說，到時再一服低求告，如以爲非，任憑誅戮，決不還手，這般正教中人，多通情理，祇話說得圓通有理，便可無事，女仙當然更能原諒，心中打着如意算盤，本就不肯出手，不久敵方救兵，接踵而來，先見凌雲鳳，和沙米二小，覺出峨眉威力，果自不及，來人還不是那些著名人物，已有如此神通，尤其那兩個幼童，喊凌雲鳳作師，分明是末代弟子，竟會使出那等佛門異寶，所向無敵，師徒三人一到，便將洞口把住，要攻進去，簡直休想，自己這面，還折了好幾件法寶，方自驚憂贊羨，妖婦趙金貞，見勢不佳，又來催迫助戰，一見不肯，忿忿而去，眼看要糟，幸而文又方喬紀二人輸口，下天童將土木二氣，旋展出來，雖把顏勢挽住，略佔上風，七矮同了靈奇，突然飛來，內中一個小沙彌，揚手一片佛光飛

起，將火雲逼向上空，聽對方口氣，還是恐傷生靈，未下殺手，將他震散，否則，早已破去，越看出凶多吉少，大是胆寒，有心想逃，一則滿空已被佛光佈滿，前聽女仙談過，峨眉門下，男女四大弟子，以三英，二雲，和金蟬石生等七矮，爲最利害，來人除一個身長玉立的少年外，不是矮子，便是幼童，那威鎮苗疆，長得和天上金童一般，頭上戴有靈嶠三仙所贈異寶的，金蟬，石生，尙未露面，莫在空中堵截，一個撞上，必當妖人一流，決不放过，越想越怕，想逃不敢，女仙所傳隱身之法，本甚神妙，又無邪氣，不易被人看出，雷起龍終以對方諸人，神目如電，不甚放心，特意藏在一塊丈許高的山石後面，心中愁慮，不時探頭外望，情知必無幸理，幾次想勸趙金貞，與自己藏向一起，一同伺隙遁走，踐了十日之約，即可回島，永享仙福，一則恐露形迹，恐被敵人看破，玉石俱焚，妖婦剛愎自恃，如若不允，反而不好，老是欲言又止，舉棋不定，事有湊巧，妖婦眼見情勢愈緊，無奈此次雖因沈通發動，主體還是自己，衆人未退，如何能走，又見羅網周密，逃也很難，正惶急間，猛想起現放着一個蠢牛，身旁帶有不少法寶，不問禦敵逃生，均具極大威力，幾次勸他出手不允，負氣離開，人又隱身，看他不見，分明近來法力大進，所說也許不是虛語，這大一會，沒有說話，如被隱形遁走，豈非白用心計，心念一動，一面指揮法寶飛劍，防身應敵，尋將過去，本心是迫雷起龍出手，如能轉敗爲勝，固是大幸，不然便令施展全力，與己連合，一同遁走，其實逃走最對雷起龍的心思，法寶既多，又有女仙飛遁神符，這時也還有隙可乘，並非無望，祇爲劫運當頭，難於避免，如在原處隱形不動也好，這一驚疑情虛，換了地方，妖婦往原藏

處，低喚了兩聲，未聽答應，雷起龍瞥見場上妖人，已連遭慘敗，越發胆怯，又見妖婦惶急悲慘之狀，想起舊情，老大不忍，一時心慌，不敢走出，口裏却出了聲，連喚妖婦過去，妖婦先疑他私自逃走，心中恨毒，正要開口咒罵，聞聲改怒爲喜，立即追去，正值凌雲鳳，見已轉敗爲勝，將洞口交與司徒平防守，飛身助戰，趕將過來，妖婦尋人時神色張皇，本就易啓人疑，雷起龍從來在香粉叢中，受人供養，未經大敵，驚慌忙亂之中，不暇思慮，祇顧急於放進妖婦，靈符神光離合，雖是淡淡一片霞影，怎瞞得過凌雲鳳一雙慧眼，目光到處，見霞影微現，妖婦身形立隱，心想原來山石後面，還有妖黨潛伏，又疑妖人隱形進去，手揚處，神禹合上寶光，先將當他照定，同時玄都劍，火雲針，也夾攻而上，雷起龍也是淫孽過多，該有此劫，致爲妖婦所累，雖仗女仙神符，急切間，未爲敵人飛劍所傷，防護地面，又有兩畝方圓，就被飛劍攻進，也能閃避一時，無如四外上方，全被禹令神光罩住，不能移動分毫，有心另施飛遁神符，獨自冒險逃走，又覺多不好，也有露水之情，此時急難來投，怎好意思，捨她而去，那不知死活的妖婦，風娘子趙金貞，還在旁厲聲催迫出手，不聽分說，一面自施邪法飛劍，想要抵禦，那知連自己的圈子，都衝不出去，雷起龍吃他纏得心更慌亂，口中急喊，敵人利害，連我上清隱形防身的禁制，俱被他制住，不能行動，如何還能還手，今日之事，已是因多吉少，祇有設法逃生要緊，仙姊請先莫急，待我和這位道友求告，也許能看我好友的分上，放我二人逃走，真要不行，再拚不晚，妖婦聞言大怒，厲聲怒喝，你也男子，怎的如此膿包，你如害怕，急速撤了你那鬼畫符，放我出去，和這些小狗男女拚命

便了，如若不然，休怪我無情，連你一齊開刀，我帶你這膿包來，無非爲你喜新棄舊，薄倖忘恩，一口氣不出，妖婦性暴，怒火頭上，昌言無忌，及至說到這裏，覺着存亡尙未可知，此人終是可愛，如何自吐奸謀，使其寒心，雖然忿忿而止，沒有往下再說，雷起龍見他一雙媚目，突射凶光，滿臉獠厲之容，咬牙切齒，戟指喝罵，大有一觸即發，反臉成仇之勢，又聽那等說法，越發心寒，又知妖婦手狠心黑，再不放他出去，就許驟出不意，突然發難，受他暗算，當時一急，忙答依你依你，口說着話，手指處早把禁制微撤，意欲放他出去，不料妖婦說完後悔，心料情人必已變心，外面強敵又極利害，不由進退失據，微一遲疑之際，凌雲鳳已乘虛而入，同時沙米兩小，新勝之後，遙見師父，手持神禹令，發出青濛濛一股光華，照定一處劍寶齊施，敵人未見一個，光圍之大，竟達兩畝以上，甚是罕見，料定必有強敵，隱遁在彼，攻不進去，立即趕來，一到便趕上雷起龍，移動禁遁，放入出外，煙光明滅，現出破綻，禹令神光，已然侵入，二小機智神速，貪功心盛，自不怠慢，手指處，迦藍珠與毗那神刀，立化一團金光，兩灣朱虹，電射而入，人也隨同衝進圈去，妖婦知道自不小心，誤已誤人，適才嗜過神禹令，和這兩件佛門至寶的利害，又見圈外，劍光寶光，縱橫如織，霞芒萬道，耀眼欲花，同黨妖人，已是傷亡殆盡，上面更有佛光佈滿，無異天羅，祇卜天童，還在苦苦扎掙抵禦，勢已不支，想不到這些峨眉後進，竟有如此神通，看神氣便逼得雷起龍，將所有法寶，全使出來，也未必濟事，何況還在胆怯首鼠，仇未報成，平白傷人折寶，再不見機速逃，等到敵人，除了卜天童，再幾面一合圍，更無幸理，心一害怕，自恃帶有防

身遁逃的邪法，以爲此時還可乘隙逃走，那知淫凶太甚，惡貫已盈，當頭遇見凌雲鳳的玄都劍，剛用飛劍敵住，同時沙米兩小，也自衝進，一面師徒合力，將禁遁制住，現出敵形，一面分頭下手，米余的一口毗那神刀，首先飛到，妖婦見勢不佳，那敢迎敵，忙捨一口飛劍，縱起妖遁逃去，按說就這師徒三人手下，也難逃走，祇爲雷起龍，該當遭劫，沙米兩小，法寶雖強，無什經歷，老是隨定乃師動手，神禹令已將一敵人照住，又指伽藍珠，上前來攻，妖婦最擅飛遁之術，竟吃逃走，正加急往斜刺裏飛去，心想飛遁神速，且等飛遠一些，然後乘隙上升，免受佛光照體之厄，不料才一出圈，首遇靈奇飛來，揚手一片寒霞，擋住去路，妖婦認出那是陷空島靈威叟，採用北極磁光煉成的寒霞障，怎會到了敵人手內，略一發慌，緊跟着又遇易鼎易震，駕了九天十地辟魔神梭飛來，一個發出太乙神雷，一個隱身旋光小門之內，將那無數飛鉞，似雹雨一般打到，空中火龍釵，太皓鈎，也相繼飛舞剪到，妖婦任通玄功變化，護身有寶，幾面夾攻，也難禁受，剛縱妖遁，避開寒霞神雷，一釵一鈎，已左右斜飛，急如電掣，攔腰捲至，微一疏神，肩背上連中了兩飛鉞，雖有法寶護身，受傷仍是不輕，痛徹心骨，不禁噁呀一聲，易氏弟兄的太乙神雷，二次連珠打到，又連中了兩雷，護身妖光，立被震散大半，同時，靈奇的寒霞，已從後追捲過來，寒光照處，猛覺奇寒透體，法寶無功，知道生望已絕，便逃出去，身中寒毒，也難於救治，何況不能，再不見機，連殘魂剩魄，都難保全，當時悔恨無及，咬牙切齒，把心一橫，因知敵人，俱是斬草除根的心理，不容遁元神，一面在劍寶雷火夾攻之下，強忍苦痛，加急飛遁，一面毒口咒罵，把所有邪法異

寶，全施出來，作出情急反噬，待要回身拚命之勢，倏地回身朝靈奇所用劍光迎去，猛把身外妖光一撤，劍光立即繞身而過，斬爲兩斷，火龍釵，太皓鈎，跟着一絞，太乙神雷，再一爆炸，妖婦立化劫灰，尸骨無存，南海雙童，畢竟見多識廣，由遠處趕來，瞥見妖婦，急轉妖遁，返身迎敵，已吃太乙神雷，打得在空中七翻八落，仍以全力回攻，便料妖婦，想借勢兵解，遁逃元神，忙即高呼，莫放妖婦元神遁走，一面急追過去，相隔較遠，易氏兄弟，出世不久，覺着自從開府下山，每次遇敵，都不似今日，這等痛快，忽起童心，把太乙神雷，連發不已，霹靂之聲，震撼山岳，并未聽清招呼，妖婦邪法又高，靈奇雖防到這一着，想用寒霞障，將妖婦用冷火寒焰煉化，因見兩位小師叔，搶前施爲，興高彩烈，法寶神雷，也委實威力神妙，身是後輩，不便與爭，略爲鬆懈，以爲神雷利害，劍寶合圍，何況上有佛光佈滿，如何能逃，那知妖婦精於玄功變化，如非上來想保全身，羅網周密，湊手不及，迎頭先遇寒霞障，寶光一照，湊手不及，幾連身形，都被隱去，等三人合力夾攻時，元神早借飛劍兵解遁去，休說三人，便南海雙童，祇管追來提醒，也未看出一點踪影，不過妖魂是否爲三人法寶所滅，拿他不定罷了，因未看破，少時沒想到向金蟬石生阿童三人提說，妖婦元神，終於逃脫不提，這時，衆妖人業已紛紛慘敗，傷亡殆盡，先是華山派白鬼臉何小，自恃煉就九九八十一片金妖劍，又有幾粒子母戮魂珠，正在耀武揚威，忽見五矮飛來，敵勢大盛，雖然心驚，仍誤以爲這般後起人物，祇憑法寶飛劍，功力不夠，自己長於玄功變化，可進可退，心念才動，阿童佛光驟現，將卜天童土木精氣，所化火雲制住，又吃沙米兩小，用佛門

至寶，兩下夾攻，護身真氣立破，幾受重傷，一些同黨，更是手忙腳亂，相形見絀，這一驚真非小可，何小性雖驕狂，人極刁狡，見沈趙諸邪，尚在觀望僵持，知道形勢不妙，生死關頭，不能再顧顏面，頭一個便打了逃走主意，并恐牽動別人先逃，爲敵警覺，有了防備，累得自己，也難遁脫，尤其空中佛光，是大剋星，任精玄功變化，吃他照定一壓，仍難幸免，故意厲聲喝罵，把所有法寶飛劍，全施出來，表面做出拚命神氣，比誰都凶，一面暗中窺查，準備好了逃路，驟出不意，乘隙飛遁，那知險詐太甚，反更遭殃，易氏弟兄，因在七矮當中，功力較差，全仗家傳法寶，又連受姑娘女神嬰易靜誥誡，說七矮一行，任重道遠，所遇皆是強敵，以後上場，稍覺敵人勢盛，不可明敵，九天十地辟魔神梭，萬邪不侵，既有此防身利器，樂得隱藏在內，專用法寶飛劍應戰，以期有勝無敗等語，這次剛一上場，就看出卜天童利害，愈發不敢大意，始終隱身梭中，在陣中往來馳逐，抽空便給敵人，一下重的，見衆妖人，法寶飛劍，爲神梭所阻，邪法無功，極自生氣，窮於應付，正在高興，忽見內中一個，臉白如死的瘦妖人，正與南海雙童惡鬥，口中亂罵，滿身妖光環繞，法寶亂飛，最是猖狂，不知何小，欲退先進之計，越看越覺有氣，互相一打手式，故意停梭不進，祇使各人新得的飛劍上前，暗中運用全力，朝那正與五台派妖人喬紀文又方苦鬥的，火龍釵，太皓鈞，分頭一指，二寶立似驚虹怒掣，撥頭向何小飛去，同時一催神梭，照准何小便衝，梭頭上奇光，連同那無數飛鉞，直似雨雹飛虹一般，激射出去，何小也是惡貫滿盈，見二易梭光，停在面前不遠，并非不知此寶，威力利害，因見對方神情，本是專注喬文二人，對於自己，

仍不放鬆，抽空又放出兩口飛劍，似此一心二用，分明趕尋殺絕，欺人太甚，越想越恨，暗忖反正這般人，已成仇敵，勝者爲強，管什來歷，一面分劍迎敵，暗忖如何誘這兩小狗出面，死傷他一個，稍出惡氣再走，這一盤算，時機欲覺延誤，方覺梭光，掩護嚴密，敵人狡獪，無隙可乘，轉念想逃，已自無及，所用獨門飛劍，九九八十一片金蚨劍，本似一座光幢，把全身圍了一個雲雨不透，無如南海雙童，甄良，甄兌，本來法寶就多，開府下山時，又得了兩口好飛劍，和三根霹靂鑿，俱是長眉真人遺賜，專破妖人防身邪法的，仙府奇珍，又識得妖人來歷，與紫金蚨的細底，初門法時，故意祇用飛劍相持；意欲乘隙下手，何小也知敵人，飛劍神妙，爲想全身而遁，祇用別的劍寶迎敵，紫金蚨專作防身之用，并不出門，甄氏兄弟初試霹靂鑿，不知威力大小，紫金蚨雖是旁門法術煉成，本質極佳，想要人寶兩得，不捨毀損，方覺無隙可乘，易氏兄弟，忽來夾攻，竟將妖人激怒，分了十來片妖光，離身出門，滿擬此寶一分，勢必較弱，并且還有子母相生之妙，祇要奪收得一兩片，少時妖人伏誅，便不致被他化去，不料妖人本領，實是高強，依然用紫灩灩無數圓形奇光，將身護住，不將此寶破去，休想近身，妖人又在破口怒罵，邪法異寶，隨同施爲，層出不窮，但都隨發隨收，淺嘗輒止，暗忖此時衆妖人，慘敗之勢已成，休說求勝，脫身都是難極，如何反更驕狂起來，這一留心，妖人色厲內荏，竟被識破，此是華山派，著名淫刁狡的能手，恐被萬一逃脫，當着靈奇後輩，不是意思，對方咒罵又惡，不由激發怒火，便把奪寶之念息掉，驟出不意，猛施全力，甄兌先揚手一鑿飛去，甄良也運用師門心法，將手一指，飛劍威力，立時暴漲，恰

與易氏弟兄，同時發動，一道赤紅如火，長祇尺許的，釘形奇光，帶着數十點，豆大銀光，一窩蜂似飛將出去，何小見敵人法寶不大，精芒若電，奇光強烈，雖覺不是易與，自恃有多年辛苦煉成的金蛛劍護身，并未十分在意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這動念瞬息之間，鑿光已自臨身，兩下才一接觸，那豆大銀光，立即化爲震天價的霹雷，紛紛爆炸開來，身外光幢，立被震散，砰訇之聲，山搖地撼，那挾有霹靂的，一根火鑽，也被衝進，當時金蛛劍，便裂去好些，不禁嚇了一個，忘魂皆冒，何小也真捨得，見勢危極，更不尋思，百忙中，竟豁出捨了這多年心血，煉成之寶，準備運用全力，稍擋來勢，立即變化遁走，那知劫數臨身，連氣都不容緩，這裏還未及擋架；易氏弟兄，已連人帶寶，一齊衝到，何小知無幸免，把心一橫，待要就勢兵解時，甄良首先防到，手指處，鑿光頓得一頓，突然暴漲，化成一幢，數丈方圓的，烈火光幢，剛把何小，全身罩定，壓將下去，九天十地辟魔神梭，也早衝到飛光電流中，加上四人的太乙神雷，往上一合圍，何小連元神，也未飛起，立化灰煙而滅，喬紀，文又方，正與二易苦鬥，本就不支，忽見敵人法寶撤去，心方一鬆，想要設法隱遁，那知二易一則看不起這兩妖人；又恨何小猖狂，立意除他，志不在此，二則瞥見三眼神君沈通，忽然遁走，雲鳳師徒，分頭尋敵，沙米兩小，雙雙朝二妖人飛來，想把這兩個法力較弱的妖人，留與兩小建功，二妖人休說不是敵手，就兩小不殺他，上有佛光，與金石二人監防，也休想遁逃得出，他裏正在張皇覓路之間，兩小已指定一團祥輝，兩灣朱虹，斜飛過來，二妖人早知這兩小利害，未及迎禦，猛聽霹雷大震，地動山搖，滿空雷火橫飛，寶光電射，聲勢猛

惡，從來未見，同時又瞥見最利害的同黨何小，已然形神皆滅，不禁心寒胆裂，微一疎神，兩小來勢神速，毗那神刀，已繞身而過，一聲慘叫，尸橫就地，三眼神君沈通，見識過七矮弟兄的威力，心想那小和尚，紅髮老祖，尚且望影而逃，何況自己，心胆早寒，祇爲迷戀妖婦，欲與同逃，初意卜天童，土木精氣，或能抵禦一時，當着外人後輩，不肯先逃示弱，強挨了一會，首見卜天童，大現敗象，跟着又見同黨被困，越發驚慌，忙縱妖遁飛起時，金石二人，已將羅網佈就，金蟬獨在空中，主持全局，石生奉命送藥下去，欲將秦李向三女同門的傷醫好，使其出洞夾攻，不令妖人，有一漏網，正用兩界牌護身下飛，沈通剛捨了司徒平飛起，因烏龍剪，神妙迅速，進迫甚緊，連身形還未及隱，恰巧撞上，石生前在碧雲塘，見過沈通，祇聽女神嬰易靜，說他妖釘毒火利害，更精身外化身之法，爲華山派，有名人物，不知妖釘毒火，已被齊霞兒禹鼎收去，於是小題大做，一下來，便發揮靈嶠三仙所賜的異寶威力，沈通身剛飛起，猛瞥見一片三角的金光，幻出無邊霞影，直壓下來，不禁大驚，如在平日，沈通拚捨兩件法寶不要，先擋住了來勢，然後抽空，化形隱遁，還來得及，想是惡貫滿盈，那麼驕狂凶暴的人，這時偏時怯敵過甚，先已看出敵勢太強，心驚欲逃，再見金光飛墮，認出是件仙府奇珍，越發胆寒，以爲自有法寶，均非其敵，祇保元神，還可有希望，百忙中亂了章法，當時把牙一挫，忙施玄功待將元神，變化隱遁時，不料對方，正是一件專一剋制邪法之寶，多年苦功煉就的，三個身外化身的影子，一個也未得飛起，便吃金光罩住，石生更不怠慢，飛劍法寶，一齊施爲，一蓬銀雨，在金光霞影中，飛舞交馳，連閃兩閃，形神

俱滅，石生隨持靈藥，往洞中飛去，等將秦李向二女，醫好出來，妖人已全數就戮，祇剩卜天童一人，猶與阿童苦掙，阿童獨指佛光，將敵人土木精氣，所化光雲制住，好似無法收去，不住笑令敵人降服免死，卜天童雖然屈強不服，臉上已帶惶急悲憤之容，又見金蟬，已自空中飛降，和甄易靈奇諸人，聚在一起說笑，空中禁網，也自撤去，先在空中佈置，未與下面諸人相見，不知細底，知那光雲利害，恐敵乘隙遁去，方想上前相助，忽聽金蟬笑呼，石弟快來，這廝如不聽話，凌師姊自會制他，你不管他，到這裏來吧，石生應聲趕去一問，才知金蟬，先見羣妖相次伏誅，也想合力，將所餘妖黨除去，及至細一查看，敵人法力甚高，身上並不帶一絲邪氣，心方一軟，意欲逐走了事，南海雙童，忽然飛上，說下面放光雲的小孩乃土木島主，商家二老，最得意的門徒，并非妖邪一流，想是受人之愚而來，阿童將他法寶破去，嫌怨已成，不可輕放，更不可傷他，必須德威兼用，迫使就範，化敵爲友，并說雲鳳，已有制他之寶，用本門傳聲，告知阿童，請師兄下山主持，說完，立即撤禁同降。正值易鼎，易震，靈奇，以及凌雲鳳師徒等，六人會合，也因受了南海雙童之誡，聚在洞側山坡之上，正在觀戰，雲鳳已然抽空，將那專破五遁精氣的師傳至寶，兩極宙光盤上的，子午方位對好，靜俟金蟬到來，主持施爲，衆人見雲鳳，道氣仙風，迥異往昔，人又謙和，俱都贊佩不已，石生聽完前事，便不再動手，隨同旁觀，這時卜天童已幾次想收法寶逃走，均吃阿童阻住，急得厲聲怪叫道，我這土木精氣，與衆不同，你們決收他不了，留在此地遺害無窮，我暫時已自認下風，有本事的，讓我收了回去，日後再見高下，免得你們既不能用，又不能收，

勢必仗着神雷佛光，法寶飛劍，將他震散，害人造孽，我已懶得和你們再打，休看你們人多勢衆，法寶佛光利害，我如賭氣一走，你們沒法收拾，造了大孽，受你師長重責，休來怨我，凌雲鳳已和衆人商定，知道阿童佛光，環照之下，卜天童決難逃脫，想起甄靈三人之言，恐對方性情激烈，不捨師門之寶，苦苦相持，如因阿童不善應付，被他看出逃生望絕，難保不橫心自殺，商粟本與師長有嫌，豈不仇怨更深，對方又是海外成名，已歷數百年的，前輩散仙，師徒多人，向無惡跡，豈不逼出事來，見他口風雖軟，一雙怪眼，凶芒怒射，滿臉均是悲憤之容，料他必以最後一着殺手，拚死圖逃，甚或自將土木真氣震破，以免落於人手，都在意中，聞言更不怠慢，忙將神禹令一指，先發出一股青濛濛的奇光，照向前去，口中喝道，小神僧請回，小師兄請你有話說呢，同時，阿童也聽金蟬，傳聲暗喚，屬令速回，笑對卜天童道，你這人，不聽良言，且由你去，我失陪了，說罷退去，卜天童知道雲鳳，雖不好鬥，終比阿童軟些，此時逃走，雖較容易，終不捨那土木精氣，一面迎敵，一面暗運玄功，準備奮力回收時，忽聽雲鳳發話道，我們以前師門，還有交往，雖然多年不見，終是同道之交，如何受人愚弄，無故乘我傷病同門於危，此事無論如何說法，你均理虧，其實我們擒你，易如反掌，祇爲顧念昔日師門舊交，不肯過使難堪，祇稍引咎，立可無事，你偏不肯，你休看我學道年淺，法力不如小神僧遠甚，不能擒你，要收你那二行真氣，却是手到拿來，我師傳法寶，乃上清故物，名爲兩極宙光盤，能發兩極子午光線，專破正反五行精氣所煉之寶，你想必也知來歷，你環身均有二行正氣環繞，此寶正是你的剋星，再不見機，不特上空光雲，

被我收去，你也不死必傷，甚或創及元神，我初次試用，此寶威力至大，靈妙不可思議，萬一我道淺力弱，不能全數控制，收發由意，你却難於禁受，爲此預爲警告，必須小心戒備呢，卜天童早聽師長說過此寶來歷，乃本門惟一剋星，聞言心雖驚懼，因想這類天府奇珍，對方師長，怎會傳與一個末學後進女弟子之手，正自將信將疑，雲鳳已側顧阿童，喊道，小神僧，請將佛光收去，我看他這二行真氣，所煉之寶，是否如他所言，外人無法收取，卜天童最苦的，是那佛光，將滿空光雲托住，用盡心力，無法收轉，暗忖宙光盤，祇聽恩師說起，并未見過，就算此寶，威力神妙，必不如自己的二行真氣，由心收發，其應如響，神速無比，聞言故作未聞，暗中準備，祇等佛光一撤，立即收寶飛遁，日後再打報仇之策，初意宙光盤，用時多快，也有一點施爲，何況敵人，還未出現，便令先收佛光，以爲祇要稍有空隙，立可收寶同逃，那知對方，早已準備多時，手揚處，立有長圓形一盤，奇亮無比的，五色精光，中心有一銀色針形之物，針頭上發出極細極密的，一蓬光雨，比電還亮，耀眼欲花，恰與佛光一收一發，同時發動，隱聞風雷之聲，宛如百萬天鼓，一時齊鳴，電也似飛起丈許高下，便即浮空停住，針頭上銀色光線，立即暴伸，向空射去，那蔭蔽全山的千百丈光雲，立被吸住，不特一毫不能收回，那二行真氣，原與心身相合，當時便自有了警兆，覺着身上一緊，似被一種，極強的潛力吸住，似要往那針頭上拖去，再看那瀾空火雲光焰，竟似狂濤倒崩，天河決口一般，被那一蓬銀雨裹住，晃眼便少了一半，身子已覺越吸越緊，才知此寶威力，果如師父所云，通身均是真氣環繞，連同那些，受剋制的法寶，再不速逃，必被連人吸去，

吃那針尖銀雨一裹，連元神也未必能夠保全，嚇得驚魂皆顫，仗着雲鳳，暗中留情，并未相迫，行動甚神速，忙運玄功掙脫束縛，一聲怒吼，破空遁去，雲鳳也不追趕，真氣無主，容易收取，滋的一聲，一時都盡，衆人聚攏一看，雲鳳已將法寶，取在手內，祇是還未復原縮小，長約二尺，盤中滿是日月星辰躔度，密如珠網，中心浮臥着一根四五寸長的銀針，針尖上發出一叢，細如遊絲的芒雨，精光奇亮，所指之處，有兩小堆青黃二色的晶砂，乍看甚是細小，定睛注視，粒粒精瑩，奇光輝幻，不耐久看，俱覺商氏二老，數百年盛名之下，土木精氣，凝煉之寶，果自神妙，如非雲鳳，持有師傅專破五行之寶，便阿童所用佛光，也祇能禁制一時，不能收取，再如擊散，無法消滅，或是對方情急，甘冒天戮，自行震破，這些小品砂，每一微粒，均有無上威力，無窮變化，休說互相激撞，連串爆炸，無法收拾，便那一震之威，衆人無妨，方圓千里內外生物，休想存在，而烈火燒天，毒焰匝地，貽患更是無窮，敵人寧甘敗逃，不敢逞凶一震，想也爲了師命嚴厲，此舉雖傷仇敵，徒自造孽太多之故，易震童心未退，不信土木晶砂，如此靈異，伸手想往盤中，拾取觀看，甄良在旁瞥見，連忙一把拉住道，師弟你怎如此冒失，此砂外人拿他，每一微粒，重如山岳，他已失勢，一離此盤，你仍隨便拿他不動，并且收時，已化生出丙火妙用，此時雖然受制，仍比烈焰還熱，更具奇毒，莫說摸他，常人祇一接近，骨髓都要焦枯，盤針光線，更近不得，豈可冒失下手，你如不信，先不下手去抓，祇把手掌，遙對針光所指之處，如照針盤大小來比，五尺以外，道術之士，尚不致傷，也就烤得難受，你適才幸是由旁邊伸手，不當正面，故未覺出，否則，

必吃小虧無疑了，靈奇也說，甄師叔所說，實是不差，弟子也聽家父說過，衆人因甄靈二人，俱得諸傳聞，以前并未經見，多半將信將疑，尤其石生易震不服，姑照所言，身略飛高，伸手對准針頭一試，相隔還在五尺以外，便覺火炙難耐，再運玄功，試稍挨近，雖能禁受，終是勉強，方始信服，石生笑道，這東西果然利害，我沒見凌師妹取時情景，此寶已細如沙，宙光盤再縮小復原，豈不更小，還有這等利害法寶，寶主人與他，心身相合，帶在身旁，也實可慮呢，甄良笑道，宙光盤正是他的剋星，此寶現爲子午神光吸住，便商家二老親來，也難收回，放在身旁無妨，到是此寶，主人最爲珍祕，輕易不用，適那道童，功力甚高，年并不小，必是二老得意門人，他失却此寶，比失性命還重，恐不能再回山去呢，說時朝甄良靈奇諸人使眼色，靈奇外表沉靜，人極機智，當時領會，便笑答道，師叔說得不差，弟子聞說，雙方師長，起初頗有淵源，不知昔年二老，何事生嫌，連開府也未前來，諸位師叔，看出他是受人之愚，并非妖黨以後，本來不想傷他，是他自己不知進退，才致失寶敗逃，二老法嚴，此舉決非所喜，恐真無法回去呢，甄良接口看了雲鳳一眼道，其實我們，祇奉命除惡行善，積修外功，教規力戒貪妄，此人并非妖邪一流，凌師妹雖由艱危中，得到此寶，也非不可商量，無如此人氣盛心傲，其去必遠，他不知我們好心，其勢又不能自尋他去，多年修爲，好容易到他那等功力，如爲此事，脫離師門，將來仍不免於誅戮，真太冤枉了，雲鳳聞言，猛想起下山時，師父之誠，與來路所聞道童同門師兄弟之言，立笑答道，誰還要他法寶，不過恨他，枉自修道多年，無故聽信妖邪愚弄，乘人於危，又不知道雙方師長，曾經相

識，故收此寶，略爲示做，如要傷他，休說小神僧佛光，擒他易如反掌，早就下手，便我也把他，燒成灰煙，形神俱滅了，先前我們，對衆妖人，是什形勢，如何剩他一個，全都停手觀戰，齊師兄還恐佛光圈住他，沒法逃，故意把小神僧請回，命我上前，特爲放他逃路，他一點不知領情，走時那麼咬牙切齒，真可笑呢，說時衆人早都會意，秦李向三女，也自復原走出，因聽出諸人問答神情，似有深意，沒有開口，雲鳳說完，收了法寶，放入囊內，才行分別禮見，金蟬故意說道，爲了外人氣不過本派，日益昌明，一般妖邪，不必說了，甚而有些不知細底的人，見我們殺戮頗多，常有所獲，多半妄發議論，以爲忌刻褊小，時以殘殺報復爲事，其實是他自己，認識不清，休說凡遭慘戮的，無一個不是極惡窮凶，除惡務盡，勿使滋生，理所當然，祇愁道淺魔高，芟夷難勝，決無其他顧忌，至於左道中人，休說向無惡跡的海外散仙，旁門修士，我們一體愛護，尊如師友，便有一善足矜，一行可法，或是自謫前非，改行斂跡，那怕素有嫌怨，也必化敵爲友，助其歸善，祇有慰勉，決不再加歧視，師長如此，我們更是受有嚴命，何嘗忌刻貪狠，專以殘殺爲事呢，石生插口笑道，蟬哥哥，這等無知之徒，任他譏嘲忌妬，不屑計較，我們偶然談到，都覺自家量小，提他作什，到是那道童，生相奇怪，身子又矮，假使和我們做朋友，顯我七弟兄，生得矮，連朋友也是矮的，不更好玩麼，衆人見石生，有時說話，仍是那麼天真稚氣，都被引得笑了起來，阿童笑道，幸虧我生得矮小，才蒙你們抬愛，轉劫歸來的，那位師兄弟，一定也是個矮子了，叫什名字，現在能說嗎？金蟬道，都是自家人，有什不能說的，七矮的話，本是朱文師姊，和一些女同門，

在開府後一日，聽玉清大師，預示先機，見我們現時六人，修道年限，雖有長短，看去至多的，也不過十六七歲，身材又都不高，轉劫歸來的一位，便是你前在魚樂潭香波水榭小飲時，靈雲家姊，託你遇上照應的阮徵師兄，他雖歷劫多生，但最愛他那容貌，法力又高，不特每生形貌不變，連姓名也和前世一樣，永遠是個十六七歲的美少年，身也不高；我們先前，并不知是他，便家姊也不知細底，朱師姊不知怎會知道，因此給我們，取了七矮之稱，我心還在想，這位未來同們，如是一位，又高又大，或是中年以上神氣，一同行道出入，豈非不稱，直到碧雲塘，我被隔斷在枯竹老人禁制的，山洞裏面，外有多人，爲紅髮血骸所困，禁制神妙，看得畢真，衝却衝不出去，心中發急，暗取家父所賜仙書觀看，內有一頁空白，忽現字跡，才知是他，這位師兄爲人性情，再好不過，不想竟會和我們一起，并且不久，便要重返師門，當時喜歡極了，靈雲家姊，曾受他救命之恩，平日最是感念，我當他聽了，定必喜歡，因正忙亂之中，便以本門傳聲，特意告知，不料他竟早由朱師姊口中，得知細底，祇聽了一句，便禁我不要宣揚，我本不喜家姊，過於謹細，賭氣沒往下說，跟着衆同門分手，隨往陷空島取藥，每日有事，無暇提及，祇對石弟一人說過，其實家姊多慮，阮師兄根力深厚，冠冕羣倫，更有幾件，與衆不同的法寶，縱因一向光明胆大，從不隱蔽行藏，夙仇甚衆，料也不是他的對手，何況此時本派，日益昌明，同門更多，比起昔年家父門下，祇他和大師兄申屠宏二人，處境艱危，迥乎不同呢，便真被他仇敵聽去，有什妨害，秦師姊仙府，我們還未觀光，進洞再談如何，寒尊笑道，我那荒居狹隘，有什好看，想不到小師弟，平日天

真，一旦做了娃娃頭，法力高強，不必說了，連以往小孩脾氣，全都去掉，談吐也文雅客套起來，真個士隔三日，便須刮目相看了，衆中祇阿童，不知金蟬昔日小孩脾氣，靈奇是後輩外，想起前事，多覺好笑，金蟬裝不聽見，司徒平覺着金蟬，雖以年幼，班行較次，但他夙根極深，開府以後，功力大進，尤其此次下山，所負責任重大，身爲七矮之長，將來成就，定必驚人，自己和寒萼，一對苦夫妻，就說師恩深厚，大方真人神駝乙休，格外恩憐，終始提攜維護，畢竟本質已虧，將來僥倖得免兵解，已是萬幸，無論功力法寶，以及成就，那一樣，也不如人，并且新近才仗這般小師弟們解圍，以後多災多難，需人助力正多，如何剛得脫困，出語便自輕薄，固然金石諸人，天真爽直，同門說笑已慣，不會見怪，他是一行表率，這等戲言輕慢，終非所宜，不由看了寒萼一眼，心中不以爲然，旁邊向芳淑，人既美好，又生具靈心慧舌，因知金蟬，除對朱文親近外，向不喜與女同門相聚，又不甚善詞令，時爲女同門所窘，見他未答，又帶着兩分不好意思神氣，本想加說兩句取笑，及見司徒平，不以爲然，福至心靈，忽然警覺，暗忖自己，道淺力微，在外行道，全仗同門，隨時相助，無如入門日淺，雖然一體同門，交情終有厚薄，尤其這般男同門，難得在一處聚首，相機結納，還來不及，何崔二師姊，背後常說，寒萼出語尖酸，心性狹淺，非修道之士所宜，如何還去學他，念頭一轉，立即止口，等把衆人，讓進洞中，落坐之後，恭恭敬敬，走向當中，朝着上面說道，妹子年幼道淺，入門不多日，便奉師命，下山行道，雖幸得有李師姊先進，提攜指點，終是識淺力薄，不知輕重，這次苗疆之行，受傷奇重，妖人又來趁火打劫，如非諸位師兄師

姊相助，今日這一關，秦李二位師姊，或尙無妨，妹子却極少倖理，適見七位小師兄，與凌師姊，共才別了多少日月，竟有如此廣大神通，妹子僅仗納芥環與青蜃瓶，和下山時所賜兩件法寶，防身禦敵，偏是開讀恩師仙示，內中青蜃瓶，乃古仙人所留奇珍，雖經芬陀大師佛法煉過，但以妹子功力尙差，而此寶主人未代弟子尙在，雖然投身妖邪，法力甚高，更有一件，剋制之寶，見必不容。芬陀大師封蔽瓶口寶光，也爲此故，雙鳳山兩小，覬覦此寶，更是多年，曾往妹子得寶之處，窮搜了好幾次，非等把剋制之寶得到，三邪伏誅，不許使用，細詳仙示，此事不久便要應驗，想起前路艱危，實是胆小害怕，望小神僧和諸位師兄師姊，念在小妹，年幼無知，隨時教訓扶助，不令隕越，貽羞師門，感激不盡，說罷，拜了下去，衆人覺他年紀最輕，功力較淺，人却好強向上，外柔內剛，言動溫婉天真，心性却極靈慧，行事堅毅，又生得那麼嬌小美秀，本來誰都喜他，金石諸人，年幼班次最小，一般同門，多拿他當幼童小弟看待，尤其女同門，每喜拿金石二易四人取笑，從未受過恭維，聞言既覺他小小年紀，當此重任，楚楚可憐，話又中聽，好生同情，紛紛還禮之後，石生首先說道，你說那雙鳳山兩小，在我們陷空島歸來的前兩日，已被大方真人，乙老師伯，和韓仙子，由中土追往北極海外殺死了，這兩個最利害的對頭已死，剩下一個，還怕作什，金蟬接口道，向師妹來峨眉不久，那些日正忙，無暇與你聚談，僅知你用功向上而已，可是朱李易鄧諸位師姊，都誇你好，當然不差，師長不是真個器重，怎會命你當此大任，至於我們，所受艱危，誰也免不了，同門無殊骨肉，彼此一體愛護，雖也有心性年歲。比較相合的，但是并非對

於別的同門，便加恕置，有什厚薄新舊之分，將來有事，祇用得着我們七人，定必搶先趕到，簡直不在話下，你那一個對頭，叫什名字，現在何處，何不說出來，聽一聽，我們除洞府未尋到外，這裏事完，正閒得沒有事做，小癩尼他們幻波池，又不要我們去，祇師長未有時限，便可助你成功，早點了却，豈不是好，向芳淑聞言大喜，隨即歸坐，答道，我先并不知此人，叫什名字，適見妖人勢盛，逃走那小道童更利害，李師姊知道青蜃瓶，專收這類妖烟邪氣，催我使用，因恐違背師命，試再默祝通誠，取出仙示觀看，那空白之處，忽現字跡，恩師竟早算定，特寫註明，今日遇敵，不許妄用，并將妖人名姓住址現出，乃赤身教主劉列多門下，名叫鄭元規，應該何時前往，如何下手，却未提起，石生易震，同聲喜道，恩師所賜仙示，祇不註明時限地點，即許便宜行事，也許有點凶險，結局決無大害，我們日內就可前往呢，阿童首先鼓掌稱好，而各人也紛紛附和，南海雙童，班行雖居金石二人之次，在七矮中，年紀最長，以前爲報親仇，用功既勤，更事甚多，平日又喜向同道請教，不特功候頗高，見聞也博，這次奉命下山得了本門心法，益發淹有各家之長，行事也極謹細穩練，見衆人除金蟬外，大都興高彩烈，甄兌忙請衆人住口，笑道，這廝來歷，我弟兄和靈奇，頗知底細，我和良哥哥蒙師恩寬宥，轉禍爲福，得有今日，還是這般妖人之賜呢，秦金石三位師姊師兄，也都和他交過手來，這廝原是陷空老祖，得意門人，出身雖非玄門正宗，也不失爲清修煉士，在海外散仙中，與靈師姪令尊齊名，無端叛師負友，投身妖邪門下，聞說自從上次，受五台華山之愚，隨史南溪等，火攻峨眉後山，（事詳蜀山劍俠傳），鬥法多日，結局妖黨傷亡

殆盡，他敗逃回去，專心苦煉赤身教中邪法，比起以前功力大爲精進，又擅長玄功變化，所煉一條金精神臂，專能抓攝敵人法寶，出名神奇利害，已然不可輕現，何況列霸多，把他視爲傳人，近來赤身教，凶焰已盛，牽一髮必動全身，他師徒橫行多年，各位長老，如甯一子，一真大師等，近在咫尺，坐視猖狂，尙未行誅，留到現在，就憑我們幾個，未學後進，要想一網打淨，恐怕難哩，向芳淑本在忻喜，聞言插口答道，照甄師兄如此說法，莫非罷了不成，甄兌笑道，我們奉命行道，焉能顧慮艱危，此事如不應在我們身上，恩師仙示，也不會有了，我是說事太艱危，必須謀定後動罷了，阿童道，我想他多凶，也不能遠勝紅髮老祖，修道人所經苦難越多，成就越好，見機行事，大家功力，都差不多，有什計謀，早去些時，免多害人也好，甄良接口道，小神僧，佛門中人，怎也如此性急，留神多動噴念殺機，白眉祖師怪罪呢，阿童笑道，恩師說我，過去諸生，爲人老實，常受欺騙危害，今生一則好些因果，必須了却，又當修積外功之際，曾許隨意行事，否則，我最怕朱師兄，照他銅椰島分手時，那等說法，我早不敢隨你們一起，湊這七矮之數了，也許有無心罪過，但我每晚，必向恩師，通誠默祝，稟告每日所爲，雖未奉有心聲傳諭，至今還未得有警兆呢，你這樣說頂好，實則我是童心未退，近來忽然喜事好動，說完便自後悔，多重的話，我也不會有氣，望諸位道友，見我言行，稍有不合，立和甄道友一樣，加以警戒提醒，免我犯過造孽，便感謝了，金石六人，自從銅椰島，搭上阿童以後，（事詳蜀山劍俠傳），見他爲人既天真和善，功力甚高，向道尤爲堅誠，個個誇讚，和他交好，情分日益深厚，又聽對於師父，如此誠敬，虛懷若

谷，喜納忠言，紛紛贊佩不置，阿童到不好意思起來，金蟬看出靈奇欲言又止，想起來路所言，等衆人談笑過去，笑道，赤身教諸妖邪近况，我也略知一二，但無靈師姪，知得詳細，他爲這妖孽，鬧得父子不能常相聚首，空自孺慕，也算是受害人，此來途中，他還談起，必是見我們這些小師叔，吵得凶，心存謙敬，不肯插嘴，且聽他說了細底，再決行止如何，說時，正要招呼靈奇，上前答話，沙余米余兩小人，本奉師命，在洞外眺望，以防妖人還有餘黨，和逃去的卜天童，去而復轉，忽然奔入報道，鄧師伯來了，女殃神鄧八姑，爲峨嵋派，四大女弟子之一，不特法力高強，道妙通玄，見聞廣博，淹有各家之長，并有前古異寶靈魂珠，爲第二化身，（事詳蜀山劍俠傳）威力神妙，不可思議，爲人更是熱誠謙和，對於一般後進同門，最是愛護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衆人對他，親熱非常，知他智計深沈，事多前知，恰在此時飛到，不是奉命指點，也必與此行有關，自是高興，忙卽起身迎出，一個形容枯瘦，二目神光炯炯的，黑衣長身道姑，已含笑緩步走了進來，衆人分別禮見之後，石生首先搶問道，鄧師姊，此時駕到，可是爲助我們，要去掃滅赤身教，除那鄭元規麼，八姑微笑道，我連日正忙於參悟丹籙法訣，并往海外採藥，以供諸位同門師兄弟姊妹，日後成道之用，任重道遠，那有餘閒，襄此盛舉，隨向凌雲鳳道，師妹，你無心鑄錯，死的人，雖屬咎有應得，你却樹下一個強敵，師長閉關，無人能以化解，你可知道麼，雲鳳聞言大驚，祇當是適才收去卜天童土木精氣所煉品沙，因而結怨樹敵，剛開口說了句，我收此寶，八姑便接口攔道，我說的，不是指那土木島的卜天童，那卜天童，乃商梧大先生，再生高弟，法力甚高，

祇生具異稟，性情古怪，他前生有靈嬰雅號，頗具威名，也因氣盛，才致兵解，此次所爲咎有應得，不收他的法寶，如何善後，何況你們手下，還格外留情，此事於他，有德無怨，就他師長得知，祇能怪他，加以重責，於你無關，我說的，乃是你今日所殺，一個姓雷的白衣少年，我也是海外歸途，走過附近，遇見一個昔年故交，聽他說起，才知此事說大不大，說小不小，你那對頭，又是一個，正經修道的女散仙，乃昔年仙桃嶂隱居，後成正果飛升的，前輩女仙申无垢記名弟子，師門多有淵源，算起來，還比你長一輩，如若執意尋仇，豈不難處，你且把當時情形說出，看看是否可以分解，果如那道友所言，對頭不向你拚命，也必有難題你做，却夠你麻煩的呢，衆人見時，雲鳳已將雷起龍殺死，因雷起龍，隱形神妙，元神逃遁時，機會既巧，女仙神符，更極妙用神速，大家都在掃蕩餘孽，僅知雲鳳，也在誅敵，沒有在意，既與妖邪一起，自非善類，一聽八姑，這等說法，俱覺奇怪，易氏兄弟，和秦寒蓼，向芳淑，剛想開口，八姑攔道，你們不要多問，聽凌師妹，說這經過，本門女弟子中，祇他和英瓊師妹事多，以後各位師弟師妹，在外遇敵，不問邪正，有話均須容人說完，或是問明來歷，真個十惡不赦，再下辣手，就不會有這類事了，說時，雲鳳已把和雷起龍交手時，情形想起，便答道，妹子來時，看出妖黨中，除後交手的小孩卜天童外，祇有二男一女最凶，又聽秦李二師姊，在洞門內，傳聲相告，說二妖人一名沈通，一名何小，均是苗疆漏網的，華山派中餘孽，邪法利害，沈通慣用毒火妖釘，平日傷人不少，上次碧雲塘，才被霞兒師姊破去，少却許多鬼蜮伎倆，李師姊昔年，初出道，還幾乎吃過他的大虧，何小用幼童

心血，煉就八十一片紫金蛛，造孽更重，此二妖人，已是死有餘辜，那妖婦名叫風娘子趙金珍，更是華山派，負盛名的無恥淫凶，所害少年男子，不可數計，陰毒凶狡，邪法又強，所結識的妖黨又衆，全都聽他指揮愚弄，命我留意，最好乘隙誅戮，免貽後患，妹子聞說，本就心有成見，不料敵勢正盛，小師兄等八人，忽然飛來，不久轉敗爲勝，想起李師姊所說，恰又看出妖婦，狼狽之狀，似往山石後面尋人神氣，心疑另有妖黨，潛伏作怪，跟蹤趕往，果然有一白衣少年，隱在石後，把妖婦放進，妹子乘着煙光分合隱現之間，用神禹令寶光，破了隱形法，妖婦好似進退失據，呆了一呆，方始負傷逃走，一出便受衆同門圍困，上有佛光，小師兄尙在空中監防，料他逃走不脫，沒有窮追，以此人，既和妖婦一起，稱謂那等親密，必是一個淫邪之徒，立意除他，那知此人，法力不濟，法寶却多，胆子更小，自隱身法一破，便放出許多法寶護身，一味抵禦，并不還攻，反向妹子求告，說他出身，雖是華山門下，但已改邪歸正，本在海外隱居潛修，他妻杜芳蘅，乃南海翠螺洲女散仙，與峨嵋有交往，此次實因以前，不合與妖婦勾結，欲來擺脫情孽，再返翠螺洲，夫妻同修正果，不料一到中土，便受妖婦逼迫，來此相犯，并非本心，請看在他妻杜芳蘅面上，饒他一命等語，因他情急心慌，語無倫次，既覺有好多話，不近情理，又看不慣，那等膿包相，所說杜芳蘅，從未聽師長同門提起，開府時，不請而至的仙賓，爲數本多，就算妹子，不曾延款，偶有遺漏，諸位女同門，也有一個談論，翠螺洲三字，從未聽過，并且那麼道高貌美的散仙，怎會下嫁這等旁門後進，妖邪之徒，果有此事，此女爲人可知，一面急於殺了此人，好用宙光

盤，收那土木真氣，忽迫之間，竟未想到此人，所用法寶，無不神妙利害，怎會毫無敵意，認定妖婦情人，必非善類，一面用禹令神光，將他罩住，又把玄都劍，火雲針，連同開府後，新得到的法寶，齊施出來，上前夾攻，其實他初見面時，如仗所有法寶硬敵，乘隙逃走，并非不能脫生，這一苦口哀求，說話耽延，被我制了機先，想逃自是艱難，我要除他，也非易事，偏是胆小害怕，一面奮力防衛，口中急喊，道友我實已回頭數年，罪不至此，自知孽難，不能逃免，你們法寶利害，上空更有佛光密佈，我雖持有仙妻隱遁神符，惟恐未必能夠衝出，先前求你，莫下毒手殺害，自願束手受擒，我將信香一焚，不消三日，我妻自會尋來，或將我押往海外，問明所說真假，再行發落，你均未理，如今祇好拚捨一命，祇將元神遁走，萬一我逃時，被佛光禁網所困，請你轉告他們，不要消滅我的元神，這不比人，看管押帶費事，隨處都可收禁，念我修煉至今，也非容易，暫留數日殘魂，以待證明，我固得轉劫重修，歸投正果，你也免殺向善的人，你們峨嵋派，號稱寬大，與人爲善，莫非定要趕盡殺絕麼，他先原說過，自甘受擒，靜等他妻來尋的話，因值他那法寶，層出不窮，又多帶有邪氣，疑是緩身之計，爲防萬一，下手正急，沒有聽清，及聽這等說法，剛覺出他情詞誠切悲苦，又想起平日，力主寬大，許人改過遷善的師訓，照他所說，將人擒住，等那女散仙來，自然分清善惡真假，這等行事，並非不可，心方一動，待要允他降服，我固粗心氣盛，也是此人，該當遭劫，竟沒等我回覆，說到末句，面容慘變，口喚得一聲仙姊我好悔也，便自將護身法寶略撤，玄都劍攻得正急，立即繞身而過，我收勢不及，見狀，越料他所說，必有幾分

可靠，心生悔意，惟恐禹令神光，傷他元神，忙卽回收，一面還準備通知小神僧不要阻難時，那知他那靈符，甚是神奇，百忙中，祇見一蓬金花，條地爆散，現出一幢祥霞，裏住一條人影，上下四面，金花亂爆，竟將禹令神光，盪開了些，衝出圍去，在佛光幕下，略爲停滯，電一般閃了兩閃，無影無蹤，不特元神，竟連所有法寶，一齊帶了同逃，妹，看出所用神符，威力靈妙，與玉清大師和武當門下，石，張，林三位道友，開府時，無意中談到的，前輩女仙申无垢的道路相似，否則，休說佛光，使神禹令，他也衝不出去，因而想到，妹子在凝碧開府時，曾見三個，極美的海外女仙賓，後聽齊朱二位師姊說，那領頭的，是青門島主朱蘋，內一白衣女仙，正是此姓，因人已死，稍爲心動了一下，并未想到別的，前後不過兩個時辰，師姊便卽駕到，莫非這一會功夫，這位遠隔遼海的女散仙，便得了信，要趕來麼，八姑朝金石諸人，看了一眼，笑答道，你們今日，事情多呢，這位道友，此時遠在青門島，自然還未得知，可是雷起龍元神，在他靈符神光飛遁之下，瞬息千里，定必趕回他自居島上相待，至遲三五日內，必要尋你，責問爲難無疑，此人性情堅毅，用情必專，他以一根骨淺薄的，妙齡弱女，一旦仙緣小有遇合，竟能苦志向道，不避危難孤寂，獨個兒照申无垢仙師，短時日內所傳，在遼海孤島之上，苦修數百年，終於被他，虔心毅力戰勝，能有今日成就，爲人行事，定必透徹，不如所願，決不罷休，照我途中所遇道友的話，他當初一時疏忽，爲妖法所迷，失身於人，一會，明白過來，忿不欲生，本準備發動禁制埋伏，同歸於盡，不料雷起龍，竟對他發生真的情愛，非但不肯攝取真元，反爲他棄邪歸正，平時先意承志，更不必

說，於是意回心轉，後又暗中查知雷起龍，對他實是忠誠專一，尤其是平日慣在脂粉道中鬼混的，異派旁門，竟能遵奉他的意志，一味敬愛溫存，不以情欲爲念，悔過歸正之心，又是堅誠，由不得大爲感動，雙方恩愛已極，死前和你所說那些話，一句不假，你始而胸有成見，嗣又下手忒急，對方再胆小情急，畏懼過甚，以致鑄此大錯，這位道友，雖然同道無多，聲氣不廣，但他得有女仙申无垢真傳，除沒有紅雲散花針外，功力不在地缺，天殘，二女怪物之下，（地缺，天殘，爲孿生姊妹，申无垢弟子，青城十九俠，曾有提及，天殘，地缺，乃孿生兄弟，係另兩旁門能手）人更機智，飛遁神速，最利害是他爲夫報仇，有話可說，本門師規，遇見這等人，和這類事，你所行雖然可原，終係無心之失，祇許你設法化解，不能傷他，所以必須先對你說，作一打算，如被尋到，祇可相機應付，設法化解，萬萬再傷此人不得，否則，恩師法嚴，一個疏忽，罰必不輕，到時無論何人，都救你不得了，雲鳳惶急求解，八姑道，依我之見，如若尋上門去，恐他恨極心橫，不容分說，師長又在閉關，最好先往一有法力的同道好友那裏，暫住相待，等他趕來此洞尋人時，再由秦師妹，先以禮延款，就便解勸他幾句，消却一點怒火，然後告以你的去處，他必尋去，你也照樣禮待，告以妖婦出名淫凶，二人一起，詞色親密，入門年淺，所說女仙，從無見聞，所用均是旁門中，具有威力的法寶，始而皂白難分，等想擒人待質，對方已情虛兵解，後聽我說，已自無及，一切均照實說，他如動手，祇可防禦，不可傷他，他見你們，勢不可侮，旁邊再有一人，好言解勸，也許乘機出什難題你做，必須一口答應，重與訂交，他祇肯再進洞去小坐，就不致再成仇了，

雲鳳愁道，妹子道淺力微，知他出什難題，如辦不成，怎好，八姑笑道，師妹你怎不聰明了，同門中，除有限幾位，曾受了不少艱危外，餘者，十九仙緣遇合，既巧且易，從古迄今，那有如此便宜的事，師長閉關，一半便是使我們，躬歷險難，增長道力，祇具毅力恆心，沒有不成的事，艱危自所不免，到時當有化解，果真有什凶憂，別位同門，固是傳聲卽至，我已插手於先，更不能置身事外，定必當頭趕到，多少總可爲你，出一點力，何況你此次，右元面壁之後，功力大進，師傅至寶，神妙無方，大有深意，你又有兩個，得有佛門至寶的，得力弟子，愁他何來，雲鳳聞言，方自稍安，謝了指教，石生靈慧非常，因八姑說時，兩次以目示意，仔細尋思，對敵經過，忽然省悟，見阿童側耳傾聽，意頗警惕，一臉天真穉氣，金蟬坐在一旁，微笑不語，手却縮向袖中，越知所料不差，便過去拉阿童道，小神僧，我們行道多難，不過殺了一個，剛想回頭，還未脫離妖黨，又是隨同前來暗算的敵人，便有這大麻煩，他與妖婦一起，同來作怪，臉上又沒刻字，邪氣在身，不比卜天童，還可看出一點行徑，誰分得出，假使我們來遲，他暗害了三位師姊，莫非也能容他拉倒，懶得聽了，我們到外面走走，阿童夙根深厚，用功既勤，又極戒慎，惟恐在外，有什錯事，以爲此事，正是初出行道人的好榜樣，應當引以爲戒，洞外景物，雖也不惡，比起連日所見，自然相差太遠，本不想去，無如石生，別有心計，不由分說，拉了就走，六矮之中，阿童與金石二人，容貌相若，心性契合，最爲情厚，尤其石生，生得和玉娃娃相似，相貌既極英秀，人更天真親熱，誰也愛他，阿童在峨嵋仙府，第一個結交到的，便是金石二人，認作平生，惟一至交，

雖非心願，不肯逆他，祇得隨了同行，到了洞外，石生忽然轉身說道，你那佛光，雖然神妙，還有一點破綻，你把他放向空中，我指與你看，但我指那裏，便放在那裏，越快越好，阿童虛心誠實，信以爲真，將手一揚，佛光便飛向空中，石生故意說，這樣還看不出，先指向高空，換了好幾個方向，阿童連問是什麼破綻，我怎不知，石生笑道，你祇隨我手指放去，自然還你明白，包管有趣就是，阿童見他，不似取笑，果然如言施爲，隨着石生手指，先在高空中，飛舞了一會，石生忽喊，在這裏了，條地一指洞門，阿童佛光，早隨手指飛過去，將洞門前一帶罩住，問在那裏，石生拍手笑道，現在破綻已被補好，如其有什敵人，跑不脫了，你却不要把佛光撤去，一會自有應驗，阿童仍是不解，正要回問，忽聽洞中，略爲喧嘩，隨聽八姑金蟬，呼喝停手之聲，隔着佛光，往裏一看，先前逃去的卜天童，不知如何，突然在洞中出現，正與鄧金二人問答，看神氣，不似存有敵意，方悟石生，必在洞內，看出破綻，惟恐又被逃走，藉口觀景，設此巧計，剛要開口，石生已先說道，小神僧快收佛光，我們試着玩的，莫叫這位卜道友笑話，以爲防他又想溜走，說我們小氣呢，阿童見卜天童未動手，必是爲了索還法寶而來，石生靈慧，先放佛光，與他看點顏色，以示任你如何隱跡，難逃一行法眼，再拿話僵他，使他不好意思遁走，再與相見，釋嫌修好，小小年紀，設計甚巧，忙應諾時，果然卜天童，已回臉向外，正指自己，待要發話，未及出口，佛光已收，才把滿臉忿色斂去，負氣說道，你兩個如不猜疑，看得起我卜天童，也請進來，同談如何，阿童未及答言，石生已搶先飛入，拉着卜天童的手，笑道，卜道兄，不必多疑見怪，我自適才一面，便想

交你這個朋友，別位師兄，自然和我一樣，難得你和我們七兄弟，長得差不多高矮，你這長相更好，雙方師長，昔年原有交往，彼此結個同道之友多好，你好好一個法力高強的正人君子，受妖人蠱惑作什，我們坐下來談吧，卜天童適才逃走以後，想起土木晶砂，被人收去，不特回山無法交代，於將來成道上，也有妨害，並且師長法嚴，向不許人違犯，雖與峨嵋失和，但曾誥誡門人，不許與諸正教中人爲敵，這次原因好友虞重，勾顯，崔樹三人，各隨乃師，峨嵋赴會，回來爲岷山白犀潭，韓仙子門徒，辣手仙娘，辜青青殺傷，同時，師兄商建初，苦戀金鐘島主葉續的女弟子朱鸞，爲助此女，與妖人對敵，并還斷去一臂，回山復受師父重責，（以上兩事，均詳蜀山劍俠傳）好容易經人求情力說，允他去接朱鸞，回島成婚，斷臂也自繯好，偏是遍尋朱鸞不見，日限將到，尚無踪跡，想起氣忿不服，才借中土採藥爲名，前往峨嵋青城諸山，訪問朱鸞下落，並尋章青青，與虞勾崔三人報仇，本心不想與峨嵋作對，偏生自來心高性傲，商氏師徒，威望久著，平日雖不無故侵人，遇事從未服過什低，向佔上風，未免自恃，又以相隔太遠，輕不走動，中土地理，和近年正邪各派，人物情形，多不知悉，祇憑一點語焉不詳的耳聞，如何能行，滿擬峨嵋派，雖當極盛，叩門詢問點事，有什難處，事又與其無關，那知一千長老，正在閉關，前後洞均有禁制，連本派門人，尙且不能進入一步，何況外人，始而爲七層雲帶所阻，不得其門而入，末了尋到後山遯仙亭，看出洞府所在，但已禁閉，連次高聲尋人答話，均無人應，不合恃強逞能，意欲破禁叩關，激人出面，幾被禁網所陷，吃了一點小虧，方始退去，心本不服對方盛名，這一來，自然懷恨，也

還沒有爲仇之意，祇想轉往青城一試，偏巧秦寒蓼等三人，在姑婆嶺，養傷無聊，這日恰值向芳淑的生日期近，秦李二女，本都愛他溫柔靈慧，天真口甜，反正傷還未痊，用不得功，寒蓼提議，爲小師妹祝壽，令司徒平前往採辦，司徒平因此舉，雖是小事，正經修道人，決不能用法術，攝人東西，所買又係各地名產，地方多半遼遠，主張就用自造仙釀，就本山附近，採點果實，應景了事，寒蓼不依，說舊居紫玲谷中，金銀甚多，原想取來濟貧，一直無暇往取，又以禁法封鎖，非我姊妹親往不可，平哥此去，正是一舉兩得，順便將洞中金銀運來，以便傷愈濟人之用，共祇一二日的耽延，有什不放心處，司徒平對於寒蓼，感恩知己素來不捨得違忤，依言去做，三女送走司徒平，見天色甚好，同立洞前閒眺，沒照司徒平行事叮囑，回去將洞封禁，恰值卜天童飛過，看出三女，不是庸流，當地相隔峨嵋正近，疑有關聯，下來詢問，三人見他怪相，詞色頗傲，先不投機，秦李二女，又和畢真真交厚，知他被乃師禁閉天琴壑底，好些難處，問知來意，老大不悅，雖因對方，身無邪氣，未與難堪，但也無什好臉嘴，答說我們不知道，他師父韓仙子，向住岷山白犀潭，你有本領，不會尋上門去，向他要人，不省事麼，到處打聽作什，卜天童聞言怒答，中土初來，我連岷山也不知道在那裏，你說出來，我便尋去，三女越憎他狂傲無知，便卽應諾，詳爲指點，并恐不肯上當，故意力說，韓仙子前輩散仙中，有名人物，不是好惹，我們雖不知你道力深淺，却料不是他的對手，說話無妨，行事却要慎重等語，卜天童人原機智，兩生修爲，得道多年，豈有不知韓仙子來歷，和對方語意僞激之理，祇爲天性剛暴，甯折不灣，明知是當，也要來上，當答，韓

仙子也不能不說情理，你以為我怕他麼，三女答道，你怕不怕，與我何干，我們有事，恕不奉陪了，卜天童還想說時，人已進洞，明知師叔商粟，與韓仙子，昔年故交，怒火頭上，竟欲尋去，剛飛出不遠，便遇見中土採藥未歸的，兩同門師弟，一同降落，正談起前事生氣，又值華山派妖人沈通，同兩同黨走來，暗中聽去，設計出面誘激，引與峨嵋爲仇，卜天童本看不起這些妖邪，祇爲怒火難遏，竟被說動，雙方并還打賭，各行其是，兩同門勸他不聽，爲示不肯與妖黨同流，先作旁觀，才後出手，居心僅想迫令三女，服輸罷罷，不料反遭無趣，事後想起，失寶關係重大，此行又未奉有師命，不禁中餒心寒，自恃隱形神妙，飛遁迅速，佛光雖然利害，祇不現形，或者無妨，便即趕回窺伺，打算明劫暗盜，初意對頭得了此寶，必要取出觀玩試用，抵一離開宙光盤，不特立可收回，還可在收回時，驟出不意，使神雷爆發，傷人報仇，到後一看，金石諸人，正在聚談，品沙仍在宙光盤內，并未取出，心雖失望愁急，但聽出敵人，并無惡意，連那土木品沙，也未想要，無奈生平，從未服低，想了又想，實不好意思，現身索取，實則金蟬，早猜他必要回來偷伺，故意那等說法，見無回應，也就聽之，卜天童急在心裏，仍想暗中待機，尾隨至洞門外，守了一會，見衆未覺，漸漸膽大，剛跟了進去，隱藏室角，八姑忽然飛來，一到便知究竟，連拿話和眼色暗點，金石二人，首先警覺，知道人已入室，祇看不見，金蟬不願多傷他的顏面，正在盤算，如何使自出現，石生却和他一見投緣，又知雙方師長，昔年有交，立意化敵爲友，惟恐又被逃脫，藉詞把阿童拉出，巧運佛光，斷了逃路，等其現身，再用話一點，把佛光撤去，入洞相見，其實卜

天童，已聽出自己夢想多年，渴欲一見的恩人阮徵，竟是峨嵋轉劫弟子，七矮之一，早已喜出望外，嫌怨全消，不等問明，決不會走，祇不好意思，當時出現罷了，後來還是鄧八姑，見洞外佛光飛舞，識得石生用意，不等封洞，先開口笑道，卜道友嘉賓惠臨，如何還客一談呢，卜天童先見衆人，對他恭敬，呼以師姊，又聽所說口氣，雖料是個峨嵋女弟子中能手，還沒想到這等利害，已被說破，不便再隱，祇得現身，紅着一張怪相的臉，慨然說道，我此來實是想取回土木晶砂，見無法下手，本要走了，後因聽出我多年探訪，不知音信的一位恩兄，竟是你們同門，我便不想再和你們爲敵，祇請把阮恩兄的下落近況，告知如何，正說之間，衆人還未及答，卜天童回顧佛光封洞，意似不悅，轉身方要發話，石生已和阿童，收了佛光走進，金蟬先要開口，吃八姑暗使眼色止住，卜天童見衆聞說，并無回答，恰巧石生來拉，自古惺惺相惜，何況石生，又是那麼天真美秀，敵意一消，自更投緣，當時隨去一旁坐下，石生先開口笑道，我知你叫卜天童，是你自己說的，我名石生，你中土初來，還不認得我們呢，這場架打得多冤枉，你們土木真氣所煉晶砂，甚是高明，我們拿了去，也不會用，一個不留神，還要受你暗算，何況雙方師長，以前均有交情，那有取而不還之理，不過方才你法力太高，又受了妖人蠱惑，不這樣，沒法和 you 交朋友罷了，休看我是個小孩，師兄師姊們，全都對我好，我說的話，必能辦到，少時晶砂，一定奉還，我先給你引見各位師兄師妹，再談阮師兄的下落近況罷，卜天童聞言，自是心喜，先前驕矜負氣之念，爲之一淨，石生隨向衆同門，一一引見，卜天童見衆人對他，禮貌甚好，越發高興，重又落坐，詢問阮徵近況，金蟬

笑道，道友先不要忙，我們此後一家，且先把法寶奉還，再說如何，隨喚凌師妹還卜道友法寶，雲鳳早已得了八姑傳聲相告，特意走向一旁，相隔約有三四丈，聞言立答，道友一來便準備好了，隨將宙光盤一舉，八姑在旁笑道，久聞土木晶砂，神妙無方，宙光盤子午神光線，威力正不在小，卜道友固是法力高強，運用由心，但此寶已被太陰元磁真氣吸緊，卜道友須運玄功，強行收取，始能擺脫，凌師妹又是新受師傅，不精運用，到時盤上神光，一個禁制不住，不問出於何方，均易毀損此洞景物，豈非無趣，爲防萬一，莫如卜道友，和小師弟，仍自敍談，待我試照原質，收取了來，奉上如何，卜天童天生特性，一向不喜女子，聞言暗忖我那土木真氣，因受宙光盤，本命剋制，所以復了原質，祇一脫禁，就不暗中運用，也必化成二行真氣，再說原質晶砂，和盤中子午光線差不多，都比真火，還要熱上千萬倍，金鐵沾上皆化，外人的手，如何取法，索性直誠，本想說此寶自己實能由心運用，但宙光盤，尙是初見，不知底細，如防不測，恐傷洞府，可去外面交還，仍由自己收取，繼而一想，久聞峨眉派的威名，今日雖已嚐到利害，但對方所仗，全是法寶飛劍便宜，別的尙未看出，此舉出諸對方，與我何干，既出大言，當有實學，樂得就此試他功力深淺，又未暗中行法算計，就受了傷，也難見怪，於是話到口邊，又復止住，八姑道，我忝列峨眉門下，爲時不久，自慚淺薄，不能盡得師門真傳，我祇照顧宙光盤爲重，此寶如已離盤，卜道友不妨照舊收取，免有差池，卜天童聞言，暗忖衆人對八姑，甚是尊崇，想必峨眉門下，有名人物，先前的話，還可說是自恃法力，不知深淺，此時所說，雖是謙詞，話却近於外行，我不出手，你已制他不

住，由我自收也好，偏又要賣弄，如是平時氣體，仗着法寶飛劍防護，我又不存敵意，或者無妨，離盤時，如仍是晶砂原質，你也居然能不畏奇熱，持有像水母宮中，那樣玄癸至寶，勉強拿起，我這一收，豈不當時爆散，別的不說，就漲力也能把這座洞府，炸成粉碎，縱令我有防備，不肯傷人，當化成氣體時，那點威力，洞中諸人，如無防備，也禁受不住，因覺對方諸人，不驕不慢，除此女看去不甚投緣外，餘人相待，情意純摯，又推恩人阮徵之愛，初來作客，恐傷了人，不是意思，以前又曾對敵，一個誤會，還當故意，念頭微轉，正要開口，一片祥霞，微微一閃，八姑人已不見，祇見冷熒熒，一團拷老般大的銀光，突然出現，先環洞繞飛了一匝，倏地縮小，急如星流，往宙光盤中，那根子午神針指定的，一小堆土木晶沙上罩去，這時，宙光盤在雲鳳主持之下，已然長大到四尺左右，銀光圓徑，也有尺許，因針光上，太陰元磁子午光線，被雲鳳止住，雖然吸力仍是強大，晶砂仍在針頭所指之處未動，但也隨同長大了好些倍，每粒約有半個綠豆大小，粒粒晶瑩，已然射出奇光，似欲流轉，銀光眼看落向針頭之上，忽似有什警兆，電也似離盤飛起，卜天童不知靈魂珠來歷，僅看出銀光，乃八姑化身，覺着此女，功力果然甚高，忽見銀光，兩起兩落，以爲土木晶砂，奇熱難禁之故，方暗笑他不知進退，猛瞥見盤中晶砂，忽似星羣跳擲，急飛電流，精芒越強，似要離盤飛起，銀光仍是原樣，正往下落，知道不妙，忙喝諸位道友，留意戒備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祇聽極輕微轟的響了一下，銀光已第三次，離盤飛起，盤中晶砂，全數失蹤，百忙中，側顧衆人，祇金蟬笑答了句無妨，餘人全都照常言笑，神色自如，空自大聲示警，竟如未聞，緊跟

着，銀霞略一閃變，八姑現出身形，手上却多着一把晶砂，外有薄薄一層銀霞包住，不禁大吃一驚，忽又覺着，張皇貽笑，犯了平日好勝習性，暗忖此女法力，怎如此高強，好在他先叫我收，不能怨我，何不試收一下，看她還能禁受與否，便乘易氏兄弟，與秦向二女，上前觀玩，尙未送到身前交還之際，暗運玄功真氣，往回一收，初意仍祇想略挽顏面，惟恐毀洞傷人，仗着此寶，獨門祕傳，神妙不可思議，又與本身真氣相合，如磁引針，收時，更是捷逾閃電，但由本質，復化氣體時，好似一個極猛惡的大地雷，藥引已燃至中心，吃外皮壓緊，鬱怒莫宣，得隙卽出，忽然爆發，威力至大，縱能由心運用，這一收一發之際的威勢，仍不能禁其發洩，如非看出衆人把穩，行所無事，八姑玄功奧妙，有極深造詣，并還煉就元神化身，知道不致將人炸死，至多洞府，受點殘毀，也不便給對方，來此暗算，就這樣想，終以威力利害，打着淺嘗輒止，略爲點到的主意，開頭僅收百分之一二，祇對方稍爲受傷，或是措手不及，驚慌逃避，立卽停手，一面發話，一面忙運玄功，連身迎合上去，趕急飛向洞外遠處，祇一與本身真氣相合，立可無事，那知連試了兩次，似被一種極大潛力隔斷，收不回來，八姑竟如未覺，反用另一手，拈起一粒，笑對向芳淑道，師妹，你還不知這土木真氣，精英凝煉之寶，有多利害，就這小小一粒，卜道友如以全力，使其爆炸，方圓百里之內，齊化劫灰，並且此寶越小，發時威力越大，因他三生修積，夙根至厚，師長法規又嚴，所以他應敵時，不特沒有將此寶，凝聚成這等原質，并還未生此念，卽此存心，再照他的根骨修爲，外功一圓滿，仙業立可成就了，卜天童見八姑，明知自己在收，故作無覺，却說出這等話來，

內愧之餘，不由又起童心，暗忖反正都是恩兄同門，便丟個大人，在他們手裏，也不妨事，至多和昔年，對阮哥哥一樣，事後裝個丑臉，也就拉倒，於是表面裝和金石二人說笑，暗中加增吸力，直到施展全力，毫無用處，方始心悅誠服，見八姑已含笑望着自己，待要開口神氣，一想不好，忙紅着一張怪臉，笑道，我生平從未服過輸，今日真佩服你們了，衆人祇兩三人明白，餘人祇聽八姑，暗中傳聲相告，說適才聽大方真人，所差道友說，此人性氣剛傲，恩怨分明，事前雖已告知他兩個同門，令其解圍，並先勸誡，但不過借此給他一點儆誡，使知妖人底細，不與同流，以便時間拖長，免在救援未到以前，先行發難，毀洞傷人，就便使雲鳳，路過聽去，對敵時勿爲己甚，免致成仇而已，最主要是此人後有大用，如能就此乘機結交最好，自己曾聽說起他，和申屠宏，阮徵兩人，前生交誼，所以說話行事，均有部署，少時不論何事，祇自己不開口，均勿在意，越從容越好，所以先前卜天童，大聲示警，衆如未聞，暗中收寶一層，多未看出，八姑聽他服輸，不等自行叫破，忙近前接口道，我們同門兄弟姊妹，真比同胞骨肉，還更親切，道友既與阮師兄，兩身至契，彼此便是一家，再說此言，更是見外，我們也不敢妄攀交遊了，卜天童原極機智，祇是爲人剛直，生具特性而已，聞言知八姑，不令衆知，便接口道，此實在道友手中，我收不回來，誠如道友所云，收斂得越小，威力越大，又因與本身真氣相合，便家師除了煉時，也難得使他成爲實物，可是再化氣體，收時頗有聲勢，除却家師，能禁其猛烈爆發外，我尚無此功力呢，八姑笑道，卜道友真個誠實光明，以我薄學淺植，本也無力收禁，祇爲得了一件法寶之力，徼倖不致獻醜，此寶名爲

雪魂珠，尙能抵禦五行真氣，近年恰又將他煉成化身，與元神相合，故此未爲土木二行凝煉的，精芒所傷，此時已勉強將他禁住，不致毀洞傷人，道友但收無妨，卜天童一聽，前生在師門時，所聞宙光盤而外，專制五行真氣的，前古至寶雪魂珠，不特也歸到峨眉門下，此女并還將他煉成第二化身，道力之高可想，不禁大驚，中心佩服，把平日驕矜之念，完全去盡，不復再存暗鬥之心，依言行法一收，八姑手上，所托晶沙，立化成青黃二色的精光彩氣，朝卜天童射去，衆人見那二行真氣，雖吃八姑雪魂珠制住，所化光氣，細小如指，但是精芒電射，甚是迅烈，離手便發出轟轟之聲，震得洞壁，都在搖撼，就這樣，聲勢已有如此猛烈，如被驟然發難，事前一無戒備，豈不全洞皆成粉裂，可是一到卜天童身側，便即無蹤，收勢甚速，晃眼收盡，卜天童依然坐在那裏，除石生有心試探，挨坐最近，覺着有點烤熱外，并無別的形跡，俱贊此寶神妙不置，事完，大家重又談笑，卜天童幾生修煉，都是從小隨師，極少出外，商氏一老，取才甚嚴，同門師兄弟，人數無多，并常奉命出外，相聚時少，無什交遊，這一釋嫌修好，平空得了許多法力高強，情意相投的，同輩道友，并還問出申屠宏，阮徵，兩位恩人，不久轉劫重逢，而二人的師父，又正是前生引入師門的恩人，青衫老人，（事詳柳湖俠隱）金蟬便是老人之子，李鼎轉世，李洪也轉劫成道，下山在即，數百年夢想，中隔兩世，渴欲一見的人，忽有重逢之望，自是喜極，祇奇怪對方得道成名多年，自己向在海外，孤陋寡聞，師父師叔，不會不知，怎平日一句未提，并與峨眉有嫌，連開府也未往賀，又示意門人子姪，不令前往光觀，是何原故，想了想，也就拉倒，這時七矮，與

天童一齊，鄧八姑和凌雲鳳，商談前事，衆人正談得高興頭上，忽有三人，踵門求見，卜天童見是同門師弟，琴和，姚海翁，和新識不久，力勸自己，不要來此尋事的，麻冠道人司太虛的門人干神蛛，知道三人苦勸自己不聽，定必守伺近處，把經過情形看去，面方一紅，衆人已各起立延款，卜天童忙爲雙方引見，衆人揖客就坐，三人原因伏伺姑婆嶺側，本心想乘卜天童，佔上風時，出場解圍，勸其速退，見好就收，與衆妖人看點顏色，并示不與合污，不料一會，便見土木真氣，籠蓋全山，使出最後辣手，知勸仍不聽，雖想起神駝乙休預示，祇三人不出相助爲虐，仍有化解之言，心終懸念，果然不久七矮飛來，不特妖邪伏誅，天童轉勝爲敗，師門至寶，也吃人收去，知道稍爲遲延，誤了事機，天童性剛而傲，似此慘敗，必不干休，這時已無從爲雙方化解，正在愁急，暗中隱身洞外窺探，一面計議，老臉進洞，居間求和，等主人各有了允意，再尋天童勸說，同往索還法寶，議還未定，天童已在洞中現身，恐其內愧，不會走進，同時，發現一事，乘空追了下去，回來，雙方已成好友，三人自是忻幸，因知洞中，均是峨帽後起之秀，又看出天童，性情大變，不致羞惱，意欲乘機結納，便同上前請見，也是七矮當興，先是石生和卜天童一見投契，易氏兄弟，又均幼童心性，尤其易震，見干神蛛，也是一個道童打扮的矮子，祇比天童胖些，上身穿一件，黑色道衣，前胸隱隱現出一個蛛蜘蛛影子，乍看好似，白粉印繪，細用慧目注視，衣服仍是全黑，那白色蛛蜘蛛影子，却自衣內透出，看去雖比拳頭，大不多少，但是張牙舞爪，生動如活，彷彿是個活蜘蛛，藏在衣內，形相也與常見的不同，背上多出兩條長鉗爪，前額鼓起一個大包，嘴也格外

寬大，幾及全身之半，神態甚是猜惡，人的相貌，也極醜怪，目作金色，雙睛突出，一張扁臉，直和常見的蜘蛛差不多，下半身穿着一條，黃麻布短褲，赤足芒鞋，胖手胖脚，未語先笑，老嬉着一張闊嘴，雖然長得醜怪，却是和氣非常，對於衆人，個個親熱口甜；言動神情，無不滑稽，使人見了，由不得要發笑，易氏兄弟，因他初來是客，不知深淺，看這衣着神情，和衣上怪物，明是旁門中人，偏不帶一點邪氣，方自奇怪，千神蛛見衆人，都朝他胸前看，面上一紅，口中喃喃，低語了兩句，衣上怪蜘蛛的影子，忽然隱去，易震覺着好玩，最爲注意，見蛛蜘蛛隱退時，八爪齊動，明是活物，人胖衣薄，緊貼身上，又無藏處，暗忖此人，莫非是蜘蛛精不成，因對方祇是面有愧容，并無忤意，忍不住問道，千道友，你胸前是蜘蛛麼，長得很奇怪好玩，如何藏起，千神蛛聞言，臉又一紅，答道，易道友休恥笑我，那是我的冤孽，平日相處還好，也曾常幫我忙，無奈他一年到頭，跟定了我，更不知趣，不見人時，到肯隱起，祇一見人，非出來現身不可，越有生人，越要出現，方才來時，和他說了許多好話，仍是不行，再如強他，就許開個玩笑，使我當衆丟人，我從小便蒙恩師收養，本名千雲，爲有這塊隨身招牌，才得了現在名字，恰巧我又生了一張怪臉，鬧得好些不知底細的新朋友，還當我是蜘蛛精變的呢，以前我常氣得要哭，還算好，我師徒所學，雖非玄門正宗，却也不是左道妖邪一流，自從恩師，和白朱二老，釋嫌修好以後，承二老相助，修爲上，得了好些益處，峨嵋開府，又蒙妙一真人，贈了靈丹道書，并還指明將靈丹，分贈一粒與我，我因他雖討厭，前兩生，也有好些因果，今生更助我，多次脫險，辜負妙一師伯厚意，靈丹

沒捨得吃，強勸他吃了，才將所帶邪氣去掉，不然，你見了，不當我是妖物，才怪呢，可是他那怪脾氣，仍改不了，我平時遇見妖邪惡人，對起敵來，雖喜拚命，不勝不休，但我最愛同道之交，祇他看得起，當我是個朋友，遇他有事，賣命都幹，因為自知長相醜怪，不得人心，遇到我愛交的人，祇好在初相見時，向他巴結一點，他見我和氣，肯聽他話，也就肯交我了，非等幾次見過，他老不理我；才肯死心，除非他真欺人太甚，我也決不恨他，因此，我奉命下山，六七年間，已交了不少朋友，并且都是好的，沒有一個壞人，可是我這隨身冤孽，比我脾氣還壞，還要固執，我交朋友，他非先看不可，他不許我交時，說什麼，也不行，他也實有一點眼力心計，前年我遇見三個崑崙派門人，我想正教門下，行輩又一般高，多好，三人一路，他祇許我交一個叫虞孝，一個叫狄鳴歧的，另一個，名叫余恭的，他就堅執不許，并還禁我，和他交談，當着外人，不便和他嘔氣丟人，三人也正看我不順眼，祇好過些時再見，沒有那姓余的一路，再說，誰知不久姓余的，便爲妖邪所誘，叛師入邪，投到赤身峒去，虞狄二人，幾乎受了連累，這次，我一說想乘機交你們九位道友，他沒見人，先就願意，我以爲他不出獻醜呢，誰知還是要把我這活招牌亮出去，我又制他不了，至多氣急時，卸他的底，出口惡氣，但他比我更好面子，背人咒罵無妨，當衆丟他的人，必定不幹，還報起來，我必吃苦，簡直沒有法，所以詳細情形，除了認得我師父的，幾個好友，誰都不知，我也不能出口，衆人得八姑暗示，知道此人法力，別有過人之處，而說話又那麼天真滑稽，俱忍不住好笑，易鼎笑問道，峨嵋開府，令師司老前輩，還曾駕臨相助，道友爲何不去，否

則，我們豈不早就成了好友，干神蛛喜道，你居然和我一見如故，當我好友麼，別位如何，易氏兄弟，和阿童，石生，都同聲接口道，我們師兄弟，心性氣誼相同，一人之友，卽衆之友，何況道友，爲人又好，一見投緣，得託交期，正是求之不得呢，干神蛛又喜又悔道，早知如此，便恩師不許，我也偷偷去了，都是爲了這冤孽；到了那裏，定必終日現形，他又不肯服人，尤其異物同類，聞說仙府，珍禽奇獸既多，內有一位，收有兩位樵僂弟子的，更養有一個金蛛，已是他見面必爭的對頭，而這位女道友，又得有韓仙子所賜的神禹令，更是制他之寶，我又素不善與女道友接談，既恐丟人，又怕惹事，再惑於與家師以前來往的，一般同道之言，家師再一叮囑，祇好忍痛不去，誰知你們，這麼好呢，易震笑道，這個無妨，開府熱鬧，雖已過去，凝碧景物，祇比前更好，等各位師長開山，我兄弟七人，接你去，遊玩些日，不一樣麼，至於你說那些珍禽異獸，俱各通靈，法規又嚴，決無忤慢，你那招牌多凶，既是靈物，也無上門欺人之理，金蛛現在鄭顛仙那裏，神禹令和兩小的主人，就是先和你引見的凌師妹，看他爲人，多好說話，也斷無慢客之理，干神蛛大喜謝了，說時，那白蜘蛛，已由隱而現，似不忿主人說他，爪牙亂動，頗有怒意，後聽易震說到日後請客，往遊仙府，忽然隱去，干神蛛噙着一張嘴，笑道，諸位看這冤孽，本是想和我過不去的，因聽日後，有往仙府觀光之望，一高興，不肯當着好朋友，使我丟人，日後沒臉，到仙府拜望，才退了回去，你說有多可恨，說時，蜘蛛影子，又略現了，一點爪腳，祇是一瞥卽隱，衆人均被引得笑了起來，阿童雖然多生修爲，道法高深，在衆人當中，年紀還沒有石生大，童心未退，覺着

蜘蛛好玩，便要干蜘蛛，放將出來看看，干蜘蛛經衆引見，已知阿童來歷本領，行輩又較高些，安心結納這般人，怎好意思不肯，無如事有礙難，正想不起，用什話推託，方爲得體，那旁金蟬，已得八姑傳語暗示，知他爲難，忙喊小神僧，朱道友并非異物，將來與我們有些好淵源，不到凝碧仙府，無事不便請他出見，否則，你送他一粒毒龍丸也可，阿童雖然天真，何等靈警，聞言，立時會意，笑答道，毒龍丸祇幻波池，三位道友，得有不少，我何嘗有呢，話完，隨聽蜘蛛唧嘶低嘯，聲甚急遽，干蜘蛛喜拉阿童的手，急問道，小神僧，你說那幻波池，現在不是仍有妖人盤踞，我們由土木島起身，途中還曾見，昔年水母宮中侍者元凡，和兩個同道，受了妖人誘惑，趕了前去，聽說洞中妖人，玉娘子崔盈，雖是奇淫窮凶，但他天生尤物，豔絕仙凡，休說異教中的妖邪，連那隱修多年的，海外散仙朱逍遙，俱爲他色情顛倒，明知是個火坑，硬往裏跳，甘棄數百年功力，前往送死，不久便要趕去，（事詳新出版之蜀山劍俠卅四五兩集）這三位女道友，怎會在幻波池居住，又有那多的毒龍丸呢，阿童笑道，齊道友說的，便是他們同門師姊妹，易靜，癩姑，李英瓊，三位道友，也就是將來幻波池的主人，現在尙未到除妖入居之時，可是他們早在開府以前，往幻波池去過，曾得聖姑默許，將毒龍丸，取了小半出來，此丸用三千六百四十七種靈藥，合煉而成，其中最主要的一種，道家名爲靈蘇，又名毒龍珠的，乃太清仙府靈藥，萬年前，不知是何因緣，由靈空仙界，隨着乾天罡風，飄墮了兩粒種子，此草天府奇珍，種子奇堅，生長極慢，乃西方太乙精英所萃，長過一尺，本身便能發出威力，仙凡所不能近，但他初落時，小如灰沙，并具反五行

的特效，明是元金賦質，偏是見土不生，祇有南北元磁真氣，始能培養，初期并還要在兩極磁光，所照之區，似此一粒微塵，飄揚大千世界，種子未發芽前，又有好些禁忌，危害他的生育，按說萬千億兆之一，也難存活，誰知無數機緣湊巧，落到末名島旁，海底泉眼之中，下面正是元磁真氣，地脈所經，兩下各生感應妙用，始而不過浮在海眼裏面，吃地脈中引出的元磁真氣，凌空托住的，一粒微塵，渺小得目所難見，但他四外，均有元磁真氣護托，一任海泉，猛力衝擊，連經多少次，地震海嘯，從未搖動，到了千三百年期滿，忽然子裂發芽，立即成長，四外元磁真氣，吃他分裂，化爲一個托盤，形如六角形的星光，仍將下面托住，隨同長大，此草使植根在這六角磁星之上，初發芽時，雖祇有尺許高下，但他本身奇光迸射，遠及數丈，無論人物魚介，沾上立斃，年時一久，威力更大，任何金質法寶飛劍，祇一近前，立被下面星盤吸去，連人捲走，一齊同化，此寶深居海眼之下，不爲世知，所以尋常修道人，多不知名，見更休想，我也是新近，遇一前生老友談起，託我向峨嵋諸道友，索取一丸，爲備他年成道之用，才得知悉，又聽齊真人說，當初聖姑，爲取此草，合煉毒龍丸，單爲他就費了十年心力，受了不少艱危，才得到手，原是兩株，取走一株，因此草不論仙凡，得了均抵千年苦煉之功，異類尤把他珍如性命，當地本有百多條毒龍，守伺環繞，後因聖姑所設假草，忽然失去靈效，被毒龍窺破，興風作浪，怒嘯發威，恰值屠龍師太，正在島上，苦行清修，將毒龍斬盡，因奉師命，恐所餘靈草，再被有大法力的人取走，生根星盤，隨同爆裂，引發地火，闖出大禍，傷害無數生靈，又在水中，發見聖姑神木留書，也是同樣說

法，才用師傅佛家極上法力，將海眼同時封閉，聽說此丸，聖姑遺示，全贈易李三友，大小共有七種，每種最少也有十粒，上附仙凡異類，各種用法，他們素來量大仁厚，最喜與人爲善，我代人要的一粒，才一開口，立時答應，聽說仙府中，好些異類，均要仗他，轉刦成道呢，干蜘蛛聞言大喜，衆人見他，醜臉一紅，欲言又止，料是想爲蜘蛛求說，但知此丹，乃修道人的，至寶奇珍，許多妖邪，爲此拚命求取，初次相見，對方尚不知他爲人，和蜘蛛的來歷，不好意思開口，明知金蟬，特提此丸，又喚蜘蛛爲朱道友，必有深意，便不再往下說，干蜘蛛想了想，實難當時開口，由此益發立意結納，等到有以自現，再行求說，也許有望，那附身蜘蛛，與他原有三生因果，今生不特連爲一體，心靈相通，并還爲了干蜘蛛，化身異類妖虫，屢世糾纏，越結越深，成了存亡與共，好容易得師友之助，將蜘蛛本賦邪氣化淨，要想變人，仍是艱難，平日想起，俱都憂急非常，往往背人爭吵，互相嗔怪，祇是誰也無法分開，經過情形，最爲奇特，暫留後敘，那蜘蛛多少年的心病，忽然聽有這等曠世靈丹，自然驚喜，情急萬分，不住催迫，外人除八姑外，誰也不會看出，干蜘蛛迫於無奈，見衆不往下說，祇得啓口試探道，我知貴派，發揚光大，人數日多，仙禽異獸，也非少數，毒龍丸雖不算少，分配尚且不敷，如何還能轉贈外人呢，易鼎接口道，各位師長，因一般同門，兄弟姊妹，遭逢運數，仙緣遇合，既易且巧，所以內外功行，全主自身努力修積，我們雖然不才，感於師恩深厚，除却有限兩位，因有許多特殊原因，非此不可外，大都十九不願有所假借，不勞而獲，檢此現成便宜，就是將來，非用不可，近年師長閉關，所煉靈丹，連同異日

各位同門兄弟姊妹，在海內外，奉命採煉的，各種靈藥仙丹，功效并不在這毒龍丸之下，師長所煉，更兼有脫胎換骨，洗髓伐毛之效，修道人服了不必說，便常人服了，也可長生不老，修成仙業，凝碧仙府中，芝人芝馬，蒼兔之外，還有不少靈藥，從無一人，想要服食，這毒龍丸，休說數并不少，就少也不相干，這次奉命煉丹的，我們七人是一發，還有先前說的，凌雲鳳師妹師徒三人，也是一發，這是師父仙示，早已指明，命在尋到洞府以前，便須隨時留意，遇上必須採取，凌師妹師徒，又與我們，將來有連手，才知道的，別位或是不到時候，仙示沒有現出，或是已有使命，而我們還未得知的，想必也非少數呢，凌雲鳳聞言，走近問道，易師兄說我，奉有煉丹使命，來前拜讀，恩師仙示，空白之處頗多，此事想在其中了，妹子入門不久，雖蒙恩師，憐鑒愚誠，傳以本門心法，自顧道淺力微，又祇領了兩個，樵僂小徒，在外行道，不似別位同門，還結有伴侶，可以共赴事功，平時想起，便自警惕，惟恐隕越，辜負師長深恩，再要負此採煉靈丹之命，益覺任重道遠，且喜諸位師兄，異日竟與妹子，連合一起，既然早知此事，必有成竹，可能指示一二麼，易鼎道，詳情也不知悉，祇小師兄仙示上，提到此事，除預開藥名產地外，并還預示，內有兩種珍奇的靈藥，人間希有，須候師妹，到時送來，方可配齊合煉之言，師妹仙示，尙未現出，必是我們所採靈藥，種數甚多，隨時均有發現，必須事前留意，而你所採，祇得兩種，此時尙還不到時機之故，師妹胆小作什，南海雙童中，甄兌笑道，凌師妹，大可不必多慮，固然同門結伴，彼此多點助力，其實我們人多，更有諸葛，岳，嚴，鄧，齊，易，李，諸位師兄師姊，個個法力高

強，聞警立可應援，像鄧師姊，和齊二師姊，更能隨時策應，不請自來，決無什大不了事，你休看輕了你那兩高足，雖然出身樵僂細人，但他二人，俱受佛法渡化，仙根善緣，無不深厚，向道修爲，又極誠毅，將來就不勝藍，也決不在我輩以下，尤其芬陀大師，所賜伽藍珠，與毗那神刀，俱是佛門異寶，起初我祇耳聞，今日臨敵，才看出他的，威力妙用，師妹先有玄都劍，飛針，和韓仙子所賜禹令，神戈，兩件前古奇珍，防身護法，已然應用，這次下山，師父又賜你宙光盤，和聖姑遺賜之寶，前寶均經師父，指點重煉，降魔威力，較前更大，你師徒三人，在一齊行道，休說尋常妖邪，犯者無幸，便遇上左道中，著名人物，也決不會有什失閃，你祇管放心好了，雲鳳聞言，忽想起沙米兩小，先前奉命，洞前守望，原爲防範妖人，有無餘黨，并防卜天童，去而復轉，有什動作，自從鄧八姑來時，二小入洞，通報之後，自己祇顧和八姑衆人說話，未怎理會到他，二小素來，喜事好奇，更愛學乖討教，多點經歷，現在來了好幾個外客，中間更經再試宙光盤，卜天童收回土木二行真氣，又有干神蛛，這等異人在座，以二小平日心性，必要進洞，湊這熱鬧無疑，怎會這大一會，不見人影，如因奉有師命，不敢擅入，怎洞口也不見他窺看，心中一動，隨口問道，小神僧，可見我那兩個小徒麼，阿童聞言剛答，你不提，我還想問呢，我們先在洞外，就未見他，干神蛛忽然接口道，那肩披鵝黃雲肩，頭梳抓髻的，兩個道童，原來就是凌道友，在小人國所收的，令高足麼，那真奇了，雲鳳聞言，料知有事，忙問道友，何處得見，干神蛛道，我們來時，見他雖道童打扮，一身仙風道骨，迥異恆流，身量又不如傳聞之小，誤當是同輩道友，這

時，他剛引進鄧道友出來，忽有一妖婦元神，由洞側飛起，想是適才伏誅以後，受創太重，又見人多，未敢當時逃走，潛伏洞口附近，一面運用玄功，籍以養息，等諸位道友入洞，再在暗中窺探，想得點虛實，再行逃走，不料鄧道友來時，玄功神妙，知有能手到來，本就該逃，又不合行前妄想冒險偷覷，不知怎的，會被二小識破，因妖婦元神，飛遁極快，二小動作，也極神速，沒顧得出聲喊人，也許再貪一點功，一經發現，立即跟蹤往東北方追去，我先還想交他兩個朋友，由此進身，與諸位相見，跟着追了一程，琴和，姚海翁，二位道友，本守洞側，沒有隨去，忽然傳聲相喚，說卜道友，已然回轉，恐防暗中下手，雙方破臉，結仇更深，催我速回化解，眼看妖婦在前，二小急追在後，相繼往那山谷之中飛落，因這裏事關重要，又見二小，法力甚高，法寶飛刀，威力絕大，縱遇妖黨，不致失閃，沒有再追，便即折回，進洞相見時，原想提說，又見諸位，全是法力高深，二小追敵，不會不知，并無一人提說，可知寧出預計，不關緊要，又承諸位道友不棄，傾蓋論交，一見如故，與平日異教中所說誑言，迥乎不同，祇顧說笑，以致忘了提說，照此情形，令高足追戮妖婦元神，竟是貪功私往，以我觀查，二小固不致便受暗算，可是妖婦到時，谷底便有黑煙妖火，冒起相迎，看去似非弱者，有了這大一會，還未回轉，我陪諸位，同往一觀如何，姚海翁又告以適遇一友，說商建初，已然回島，急欲與他相見，并不知峨嵋尋仇之事，天童與商建初，兩生至好，聞言立動歸思，見衆將行，便與七矮，訂約辭別，同了琴姚二人，回土木島去，衆人均照八姑之言，分別去留，祇干神蛛，獨告奮勇，願爲嚮導，七矮自更喜事，金蟬又得八姑指教，

還要隔上些日，才能往苗疆赤身峒去，除那長臂神魔鄭元規，由此分手，祇管任意所之，無往不利，在開建小仙府以前，雖有一點波折，并無大害，反到因禍得福，到處逢凶化吉，一遇事，便有人助力，昔年美仙童阮徵，也快歸來，湊足七矮之數，祇到時阿童，必要辭別，切不可放走，金蟬開府以後，得了本門真傳，加以夙根深厚，獨得靈悟，進境十分神速，功力大增，遠非昔比，聞言自是領會，記在心裏：七矮全都喜事好奇，反正清閒，又恐二小，如若吃虧，雲鳳也必難期全勝，易氏弟兄和阿童，更想于神蛛，既然傾心結交，自告奮勇，臨場決不袖手，也想看看他的法力深淺，和那附身白蜘蛛的靈異，決計一同隨了前去，秦寒蓴，向方淑，李文衍，三人俱都惜別，因八姑不令隨往，齊請雲鳳歸途，來同小聚，雲鳳雖聽八姑之言，關心二小，仍是甚切，衆人紛紛敘別，不免少延，又不便先自獨行，急在心裏，好容易，盼得衆人，分別起身，無心多說，隨口應諾，金蟬臨行，才聽于神蛛說，妖婦元神，落向巫峽神羊峯後，天鈴峽內，知他想乘機結納，和大家做一路走，故此先不明言地址途向，又見他生得那付醜怪形相，心中好笑，又看出雲鳳心急，笑向阿童道，小神僧，用你佛家心光遁，帶了我們十人趕去，不快些麼，阿童心實，笑答我的功力，遠不如朱由穆師兄，你們劍道，不比我差，何必要我，當着新朋友獻醜，雲鳳不知金蟬，是因石生二易，俱想和于神蛛交朋友，于神蛛，也結納心切，雙方一見如故，好固然好，但是奉命行道，最慎結交，彼此初見，身上附有妖物，不知爲人心性如何，知阿童曾得白眉真傳，功力雖還未到火候，但在他佛光一照之下，對方爲人善惡，立可查知，故意如此說法，以爲阿童，飛遁比較

神速，急於往援二小，又因雷起龍，這一段嫌怨，亟待化解，必須尋兩個，法力較高的人倚畀，又在暗中，答應了向芳淑，照着八姑和他所示先機，等金石等七矮到了苗疆，便須助他，同往赤身峒去，除那長臂神魔鄭元規，任重道遠，不少艱危，心中愁慮，忙笑插口道，小徒此時未歸，料正緊急，小神僧無須太謙，干道友一見如故，已成知友，請施爲吧，阿童最不善與女子應對，不便堅拒，祇得應諾，行前金石和南海雙童，靈奇等五人，均極心細，先見干神蛛，眼皮微微動了幾動，面上似有不悅之容，跟着身旁，白影微閃，石生明白金蟬心意，覺着人家，熱心交友，不應如此考量，好生過意不去，正要提議，仍是各駕遁光飛走，雲鳳已先催行，阿童也自發動，笑說干道友，不要笑我賣弄，我實不會說話，干神蛛方笑答，我正想見識小神僧佛家妙用，彼此一家，何必太謙，佛光已然擁了一行十人，破空飛起，石甄諸人，見干神蛛仍又轉了滿面喜容，看去反更高興，已然飛起，便自開放，那白蜘蛛的怪影，自從洞中，談起毒龍丸後，一直不曾出現，金蟬奉命下山，做了七矮之首，行事更加謹細，暗中觀查干神蛛，佛光照體，并無異狀，固然佛光由於阿童主宰，既作一路，不會受傷，所附蜘蛛，終是妖物，定必驚擾難堪，竟未現出一點跡兆，再看阿童，也是喜形於色，料他此時，當已省悟，必是查覺干神蛛，端正善良，所以高興，便自己也樂交此朋友，經此一來，轉覺自己小氣，如被對方識破，未免不好意思，正想事後，如何措辭解釋，或是明言相告，遁光迅速，已然飛到巫山上空，衆人見下面峽壁削立，江流如帶，自空下視，宛如一條細長深溝，內裏嵌着一條白線，一晃越過川峽，遁光降低，沿途奇峯怪石似電一般，在脚底閃過，

神羊峯已然在望，遠看峯形，宛如一隻大羊，伏臥矗列於亂山之中，天狹就在峯陰，暗谷之內，形勢甚是險峻陰晦，猛想起那年，成都辟邪村，正邪雙方鬥劍，大破慈雲寺，所殺妖人，名叫陰陽叟的，邪法陰毒，十分利害，老巢便在此峯左近，那接應妖婦元神，與二小相持的妖邪，許是他的徒黨，也未可知，心念才動，阿童因將到達，已隨着干神蛛所指，將佛光隱去，湧了一行十人，同往峽谷之中穿入，那峽深居谷底，地勢雖頗寬大，但是兩邊危崖，翼然交覆，越往下，越往內凹，由谷口起，三數十里，一條深術，并無出路，石黑如漆，沿途盡是草莽灌木，糾結滋生，日光不照，景物陰森荒寒，死氣沉沉，二小追敵之處，就在谷盡頭，危崖下面，干神蛛先前追到附近山頭，遙望妖婦元神飛墮，崖底便有煙光迎出，與之會合，剛見二小追下，便聽姚海翁，用土木傳音，催他回去，并未跟蹤深入，這時，衆人遙望，靜蕩蕩的，并無跡兆可尋，都料二小，多半失陷，雲鳳自是情急，趕到落地一看，原來崖底，乃是三丈多方圓的，一個深穴，本來穴旁，藤草雜生，將穴遮沒，已然斷成粉碎，散了一地，崖石也新斷裂了一片，分明適才，有人在此，劇烈爭鬥，才有這等現象，照此情勢，二小必在下面無疑，雲鳳因穴底，黑暗異常，敵人深淺莫測，取出神禹令，便要當先飛入，金蟬忙攔道，師妹且慢，二小必無凶折，這樣下去，豈不把妖邪嚇跑了麼，說時，干神蛛似向穴中傾聽，忽然笑向雲鳳道，凌道友，無須憂疑，令高足現在穴底，祇是諸位不去，不能起身便了，現在敵人，已被擒住，還死了一個，有無餘黨，雖不可知，縱有也決無害，放心就是，石生忽然想起那白蜘蛛，笑道，你何不請朱道友，放些蛛絲出來，將洞封住，斷

了妖人退路，以防有什妖黨逃出，不是好麼，千神蛛笑答，他已先下去了，衆人聞言，知道蜘蛛，必先起身來此，一行耳目之下，并無所覺，竟能超出前面，好生驚奇，因這一說，都忙着同下，也未細問，隨同飛落，那穴之深，竟達百丈以上，相隔穴口兩丈，本還有主人用作掩蔽的，一層浮土，約有五尺來厚，土上滿生雜草，不知細底的人，必當是一個，乾涸了的泥潭，決看不出，下面還有極深洞穴，此時土層，已吃劍光衝破，草泥零亂，近口一帶，甚是蕪穢，可是離穴十丈以下，便漸整潔，四面皆石，略向內灣，石質平滑堅細，彷彿經過人工修治，到底一看，靠裏一面，現出一條，極曲折的甬路，本來黑暗，吃衆人寶光一照，已然景物畢真，阿童謹慎，覺着異地初經，這等詭祕深長的洞穴，從未見過，又見凌雲鳳，手持神禹令，搶在前面開路，神色急遽，想起以前，曾聽大師兄朱由穆說過，凡是潛居地穴深處的妖人，多是曾經災劫的，漏網餘孽，邪法定必甚強，人也極惡窮凶，爲恐仇家，尋上門來，或是正教中人，堅欲除害，苦苦搜索，除却嚴密隱跡而外，所居地底，大都利用形勢，設下利害埋伏，或是預設陰謀毒計，暗伏地火風雷，到時，一個不敵，立將地肺穿裂，引發地底水火風雷，將當地化爲火海，藉以反噬強敵，且作最後脫身之計，千神蛛雖有蜘蛛先已飛入，妖人死傷逃亡之言，他也初至，敵人深淺，有無餘黨，終是莫測，惟恐雲鳳，情急心粗，發生事故，中了暗算，又把佛光放出，護了衆人同進，南海雙童，在衆人中，最爲謹細，見穴底洞徑，深黑曲折，後半宛如旋螺，走了這長一段，不見微光，敵人巢穴，尙無影跡，想令易氏兄弟，將天九十地辟魔神梭取出，以防萬一，見阿童佛光飛起，千神蛛又在微笑，似覺

衆人多慮，好在佛光護體，衆人各有異寶奇珍，更有四人，精於地行之法，即使山崩地裂，也無妨害，便未出口，衆人俱因入地太深，加了戒備，金蟬連勸雲鳳稍緩，以便沿途觀查，既防入伏，又免妖人，乘隙逃遁，飛行雖不似往常神速，晃眼仍是老遠，又前進了一程，估計路已走出十里以外，仍未到達，甬道往復迴環，也越多曲折，方自奇怪，忽聽身後隨行的靈奇，喝聲妖孽敢爾，衆人聞聲回顧，靈奇手上，一片寒光，已電掣而出，人也跟縱往來路追去，原來先前洞祇兩丈以內方圓，後半轉入螺徑，忽然加大，偏又有小祇及丈之處，衆覺洞形奇怪，不欲上來毀損，除雲鳳禹令神光，直指前面，祇有數尺粗細而外，但把劍光寶光，聚在一齊，合成丈許大小一團，內中靈奇，因常年飄流在外，好容易有此曠世仙緣，俱是師祖師父，均未得見，僅憑大方真人一言，記名弟子，尙未定局，祇管這幾位小師叔們，天真寬和，仍以恭謹爲是，這一入洞，覺出奇怪，格外加了小心，正行之間，偶然瞥見洞頂一角，石色有異，本來全洞石色淡青，一路到底，更無雜色，那裏獨有二尺多長一條，色作漆黑，已然走過，忽想起那石上痕跡，好似畫的一個縮身小人影子，心中一動，連忙回顧，那黑影已然移動，附石而行，往前射去，手足皆全，明是一個小人，知道略一停頓，遁光飛出已遠，來路黑暗異常，洞口無人防守，必被逃走，一面出聲呼喝，揚手一片寒霞，人隨追去，石上斑痕，原不足奇，小人未逃以前，祇是一條二尺多長的黑斑，所以衆人，雖是慧眼，也未看出，及至聞聲回顧，見靈奇寒光映處，那小人仍是附石而行，并未現身，直似洞頂上，用黑墨畫成的，一個活動人影，箭也似，朝來路射去，正待隨同追趕，忽聽去路前面，

隱隱有兩人急喊師父，師伯，靈大哥，快來，聽出是沙米二小口音，雲鳳首先驚喜，忙縱道光，向前便飛，千神蛛見雲鳳一走，身形一晃，一縱黃光，跟蹤追去，衆人俱愛沙米兩小，又聽連聲急呼，疑在危難之際，多不願再追妖人，紛紛趕往，祇南海雙童，自陷空島回來，便與靈奇，格外投契，雖也聞得沙米二小呼聲，心中關切，因見小人不曾離石飛起，身在石中，如魚遊水，祇現出一點影迹，心中一動，甄良首先想起一事，知道二小，已有衆人往援，縱有強敵，也可無害，自己如其料對，這小人，却不能放他逃走，并且靈奇，一向謙退，也不知他法力深淺，孤身追敵，不知能否應付，便不隨衆同行，逕隨靈奇追去不提，這裏衆人，不似雲鳳那麼心切，聞得二小呼聲，還未聽清，立即追往，又當回身查看，洞頂妖人之際，起身稍緩，全落在凌干二人的後面，初意二小呼聲，已然入耳，當必不遠，那知這末了一段洞逕，左旋右轉，時上時下，并還有折回之處，相去尚有七八里路，金蟬因洞中，已然發現妖人，恐雲鳳冒失，受了暗算，正催衆人快飛，前面洞徑，忽又往右上方轉折，等循徑飛上，眼前條地一亮，地勢忽然開朗，現出二三十畝方圓，一片平地，其高約有三丈，雖是石地，却由人工，培植着好些奇花異草，和松竹桃梅之類，樹均粗大，高祇丈許，挺生石隙之中，盤屈輪囷，夭矯飛舞，奇形異狀，別具姿態，更有好幾座高台，散列花樹叢中，金碧輝煌，甚是富麗，左側盡頭石壁上，有一月圓形石洞，知道妖人窟宅，必在門內，不願細看外面景物，匆匆略爲觀查形勢，便往洞前飛去，金石諸人，雖是起身慢了一步，但是飛行均極神速，所差也祇幾句話的功夫，估量凌干二人，不過剛到，洞中如有妖黨，此時必已交手，心方

一動，猛瞥見一個，披頭散髮的，少女影子，由洞門內飛出，祇一閃，便沒有影子，兩下相隔，雖不過二十來丈遠近，以衆人的法力，本來一彈指間，便可將其圍困，無如人地生疏，去來祇有一條洞徑，上下四方，皆是極厚的山石，敵人除非洞中，另有逃路，祇一現身，便非落網不可，又見到處靜悄悄的，目移奇景，稍爲分神，沒想到會迎面衝將出來，逃遁那等神速，金石二人，目力最爲靈敏，看出那少女，神情遑遽，剛由內裏，飛竄出來，迎頭遇見好些法力高強的敵人，似知利害難當，立往洞頂石壁上竄去，其疾如電，比來路所遇小妖人，飛遁更快，就這霎眼之間，忙指劍光，上前攔截，人已無縱，此外阿童還稍看出一點影子，易氏弟兄，竟未看出，怎麼走的，因劍光往上追射，勢甚急驟，洞頂山石，被劍光掃中之處，銀色火花，亂爆如雨，雖也碎裂了些，但是不多，分明設有禁制，那銀色火花，也不帶什邪氣，阿童爲防敵人，隱形飛遁，忙將佛光展開，照滿全洞，并無警覺，知已遁走，方料洞中，既有妖黨逃出，雲鳳必已佔了上風，趕即飛進門去，見裏面石室廣堂，陳設修治，備極富麗，祇是空無一人，裏面石室又多，正打算分頭尋找，忽見千神蛛，由左側門內飛出，迎頭便問，諸位道友，可將那女子擒到麼，衆人答說，沒有，千神蛛祇說得一句，待我追去，白光一閃，便即不見，兩下來去匆促，衆人不疑有他，立照千神珠來路門中飛入，可是十餘丈長，一條甬路，才得到底，剛見前面門戶，雲鳳已然迎出，料知無事，才放了心，入內一看，裏面乃是一間，極精緻的石室，比起初入門時，所見廣堂，還要富麗，地下倒着一個妖人，相貌醜怪，從來未有，人已死去，頭腦上，陷有一洞，腦血已枯，并非飛劍法寶所傷，

似被什怪物，將腦吸去，再看沙咪二小，正在冥坐調息，面上神光煥發，又不似先前受過創傷神氣，一問雲鳳，也是剛到不久，祇說干神珠，飛遁神速已極，當雲鳳聞聲急追時，祇聽他說了句，我來領路，便由後面，趕向前去，先是白光一閃，人便無蹤，跟着，現出一條白影，向前飛駛，相隔不過數丈，看去路徑甚熟，快要到達，忽然隱去，跟着，便有一個，神情十分狼狽的，披髮少女，由內飛出，也是一閃即隱，因入洞以前，還聽二小呼聲甚急，忽然中止，心疑失陷，明見少女，又在身後現形，往來路逃走，急欲往援二小，無心追敵，雖聽干神蛛，在內急呼，快將那女子截住，以為後面人多，遇上必不放過，仍往門內飛進，入門一看，室中便是這等景象，干神蛛早已到達，神情似頗匆遽，說二小已有佳遇，正在運用玄功，不可擾他，但那少女放走，也許於他不利，後面來人，如若晚到一步，被他飛出此洞，便無法追擒，必須早作打算，語聲甚急，匆匆說完，人便往外飛走，細查二小，并無受傷，也未用法寶飛刀防護，不知是什麼原故等語，衆人俱知二小，近來功力大進，祇管胆大貪功，心思却甚靈巧，照此情勢，必無差池，干神蛛也似傾必結交，言行雖然不免詭異一點，所說當必可靠，妖人餘黨，祇有所逃二人，一行是此來主體，怎麼單於干神蛛一人有害，實是不解，俱料他不久必回，二小無故在妖人巢穴之中入定，必有原因，其勢不能喚起，枯守無事，金蟬正準備令雲鳳，留守二小，分出易氏兄弟，搜索全洞，自己同了石生，阿童，爲甄靈三人接應，并追逃人，話未說完，南海雙童，甄良，甄兌，已和靈奇，擒了一個小人趕到，衆人一見，不由笑將起來，原來甄氏兄弟，一母雙生，在七矮中，形貌最是醜異，所擒妖

黨，不特豹頭魚眼，紫髮凹鼻，大腹短腿，身材粗矮，與甄氏弟兄，一般無二，連身穿衣著，均與甄氏兄弟，初入峨嵋時，相差不多，祇動作神情，滑稽得多，來時，隨了甄靈三人，一同飛入，除隱隱有一條白影，繫在頸間外，并未禁制綑綁，看去也無逃意，進門先朝衆人臉上，挨個一看，忽然跪倒，指着甄氏兄弟，說道，諸位師伯師叔，這事情，不能怪我，請給我求個情，叫師父，收我做徒弟，我便能將姊姊請回，省他往秦嶺告狀去，他也有了師父，多好，語聲洪烈，厥狀甚怪，衆人本想問話，吃他一嚷，忍不住又是好笑，阿童，石生，均喜幼童，又看出他出語天真，身上并無邪氣，先就消了敵意，正要過去問他，易震已先開口道，你且起來，先不要忙，我們初來，都不知道，你想拜師父，收不收你，也須看你出身，爲人如何而定，祇要未犯大惡，稍可原恕，或能洗心革面，就不收你爲徒，也必不致傷害，且等我們大師兄，問完再說，你忙作甚，妖童嚷道，什麼，我祖父是秦嶺石仙王關臨，我名石完，并非妖邪，我姊弟從小在此，從未出洞，爲的什大惡，我話已出口，不允拜師，決不起來，除非把我殺死，否則，休看我被鬼索套住，照樣能夠拚命，死活任便，我決不逃，要我丟人，却是不行，金蟬正問甄靈二人經過，一聽是師門舊交，峨嵋開府，曾往赴會的，秦嶺石仙王，關臨之孫，大爲驚異，知道此事，處置不善，立是一場不小是非，但地上橫尸，明是妖邪一流，怎會與他姊弟，同在一起，忙轉身安慰他道，我們此次，奉命下山，原許收徒，果如你所云，是石仙王之孫，以前又無惡行，輩分也對，總好商量，你先起來便了，石完喜道，我一進來，便看出你，像各位師伯叔中的領袖，果然大師伯真好，反正話已說過，不收

我不行，起來也是一樣，同時起身，立向甄氏弟兄身旁，滿面都是希冀之色，身已被擒，不但沒有逃意，反似防備擒他的人，要逃走神氣，尤其是對甄兌，緊隨身側，一步一趨，釘得甚緊，阿童，石生，越看越覺有趣，便湊過去，和他說話，也是有問必答，凡是所知，無不明言相告，金蟬先問甄良，如何將人擒到，甄良答說，先前不知這條古怪的地穴，四外石壁，會有極堅強的禁制，直到反身追敵，才行發覺，否則，逃人頗精地行穿山之術，身在石中，如魚游水，不等發覺，早已隱入石內逃去，就這樣，仍能附石而行，神速異常，本來不易追上，幸是靈奇，警覺得快，老早先仗乃父靈威叟所傳遁法，飛向前面，阻住逃路，我又將鬼母所贈碧燐衝，擲向前去，三人合力，雖將他困住，但他身有奇光護體，附身石壁之上，不易擒獲，又見他身無邪氣，出語天真，惟恐罪不致死，無心誤傷，正在迫令就擒，不肯妄下殺手，他不知怎的，忽自吐口，如允拜我兄弟爲師，他便乖乖降服，我說自己不能作主，須見二位師兄，問明根由，方可定局，他也答應，剛由石中，現身飛出，干道友便急飛而至，一見面，揚手一指，他身上便多了一條白影，隨說：此童雖非妖邪，却是同黨，尚有一女逃去，如不追回，必有後患，現向此童，加了禁制，決逃不脫，如肯降伏，將那少女召回，所施禁制，立可解消，說完，匆匆飛去，石完不服，說干道友是妖怪，破口大罵，身上白影，立時絞緊，痛楚異常，偏生他性子倔強，邊罵邊哭喊，你這妖怪，敢害死我姊弟，我祖父石仙王，同我祖母，不把你捉來，煉成灰煙不完，我也是聽出與石師叔有關，又見他雖痛得頭上熱汗交流，面色慘變，甯死也決不輸口，既恐出事，又愛惜他這強毅之性，忙向干道友

勸說，看我七人面上，休與幼童，一般見識，初意于道友，必已飛遠，石完不住口，未必生效，那知話才出口，他身上白影，也不再放光，痛也立止，宛如無覺，他因先吃了虧，仍不服氣，痛止以後，越發跳足大罵，勸他不聽；可是也不再痛，後來還是兌弟說，于道友是我們好友，你如拜我爲師，他是師伯尊長，如何可罵，這才住口，到認了錯，向空賠罪，由此咬定我兄弟，答應了他，一同飛來，別的話，還未顧得問呢，石完接口道，那兩位師兄，不醒了嗎，他今日得了極大好處，我一肚子話想說，偏是越着急，越說不出來，姊姊也不知回來沒有，他最心靈，會說話，我知師父，已答應收我做徒弟，你們先問兩位師兄，他曾見洞中玉碑，也許比我，知道還多，可先問他，少時我喊來姊姊，他再一說，師父師伯，就會知道，衆人留神查看，石完資稟甚好，也極靈警，祇是過於天真，不特說話全無條理，性氣急暴，語聲也極粗厲，并有口吃毛病，說時，往往急得臉紅，俱都不解，見沙米二小，已然入定回轉，起身向衆人，分別禮拜，未等金石諸人發問，便先說出經過，原來妖婦趙金珍，乘亂逃出元神以後，一直隱伏洞側，山石後面，先以衆人，佛光法寶利害，雖已隱形，惟恐逃時，被人驚覺，未敢妄動，及至衆人入洞，本可逃走，偏生沙米二小，正在那石旁守伺，面向妖婦，驚弓之鳥未免心寒，停了一會，欲俟二小走開再逃以防萬一，跟着女殃神鄧八姑飛到，來人法力更高，如被那雪魂珠光一照，休想脫去，僥倖未被覺察，二小也領了八姑入洞，按說此時該走，又以仇恨太深，臨走忽想起，八姑突然飛來，必有原因，敵人均在洞內說話，正可窺探一點虛實，以爲約人復仇之計，好在洞口遙窺，不致被人看出，即被驚覺，飛遁

神速，祇要當時不被佛光，和靈魂珠照上，決逃得脫，也不會現出形影，那知八姑，玄功奧妙，才一到達，便看出妖婦元神，隱伏洞側，當二小上前見禮時，早已暗中傳聲告知，令其少時，如何下手，初來本意，是憐愛二小，欲使立功，看出妖婦，法寶全失，祇剩元神，還能隱形飛遁，無什伎倆，又當妖婦有心窺探，否則，早已逃走，二小身有佛門二寶，祇一發現，立可成功，當時稍爲疏忽，略示機宜，便卽入內，沒想到妖婦，在有人進出之際，敢往門前探頭，換了地方，二小得了八姑指教，以爲妖婦，尙在石後，惟恐一擊不中，被他滑脫，互相使眼色，故意隔遠些，準備分頭下手，一在石左，一在石右，先面朝前，突然回身發難，對面夾攻，滿擬妖婦藏伏石後，此舉定必成功，全神均貫注在八姑所說之處，誰知撲了個空，尙幸伽藍珠，佛光威力靈異，沙余立處，相隔妖婦身側不遠，雙方又是同時發動，妖婦驟出不意，閃避不及，吃珠光掃中了一下，隱形法立被破去，嚇得忘魂皆冒，立化一道邪煙遁走，二小瞥見妖婦現形，忙指毗那神刀飛斬時，就這祇緩得一霎眼的功夫，已被遁走，也非全是貪功，實因妖婦元神，逃得太快，急於追趕，忘了出聲招呼，立縱遁光追去，雙方飛行，都極神速，晃眼追出老遠，二小看出妖婦祇剩元神，無什伎倆，想起峨嵋開府時，好些利害妖人，加上許多妖猿，和猛禽惡獸，均爲仙府鷲鵬鳩猿所戮，自己初次下山，連這麼一個，失了勢的妖魂，都除不了，將來見着鵬猿米劉諸人，不好看相，立意非追上除去不可，祇顧催動遁光急追，忘了路的遠近，最可氣是兩下快慢，差不許多，相隔最多時，不過一二里，越追越火，不覺追入巫峽，亂山之中，二小初來，也不認得地方，一味加急飛行，妖婦雖

長玄功變化，到底兵解時，受創太重，不似二小，得有仙佛兩門傳授，是生力軍，往後越追越勇，妖婦恨極二小，見其窮追不捨，想就此把仇人，引往死地，無如一般有力妖黨，相隔既遠，逃時，慌不擇路，上來便錯了方向，急切間，想不出引往何處是好，快到巫山，才猛想起，前面峽底，有一老相好，被人困在石洞之中，已有多年，日前託人帶話，說困他的五根神線，已有破法，但是洞中，還有兩小弟弟，法力漸高，決不容他逃走，他不敢對這兩小孩暗算，引出殺身滅魂之禍，必須兩個，有法力的人，助他先將小孩絆住，再用華山派的烈火旗，才可助他脫困，因和史南溪，沈通，諸人有隙，祇有自己，才能化解，請爲設法，千萬要在本月十八日，他整滿六十年以前趕往，今日恰是十七，此人性如烈火，乖戾無比，以前本不喜他，祇爲他身具異稟，法力甚高，雖然好色，并不常與女人交合，不似別人，糾纏不清，將來可以利用，因此應酬了兩次，不久，便被石仙王夫婦擒去，緊閉在內，他不知究竟，還當與他，真個恩愛，自己因石家老夫妻難惹，又與各正教長老交好，如何肯犯他的忌惡，得信并未照辦，此時急難往投，恰巧在他所限時日以內，正可將機就計，激使出手，將兩小賊，引入洞中除去，妖婦這一尋思改道，略爲遲延，回顧身後，敵人更近，惟恐被人追上，或是入口封閉，雖然帶話人，傳有信號通行之法，稍遲一步，祇被佛光飛刀照住，依然形神皆滅，正自心寒，事有湊巧，洞中怪人，雖未料到妖婦，毫無情義，置之不問，但也防他，恐懼對頭威勢，不敢無故結怨，一面另託當年黨羽，四出求救，心中算計，三年前，妖婦還來探望過自己，這次就因胆小怕事，或史沈諸人作梗，不來相助，人總要來，及見所約日期

將近，所請幫手，一個未來，心中急怒，每日強忍苦痛，帶了身上所綁神線，不時去往洞口，探頭外望，正在盼切，忽見妖婦元神飛來，見面便匆匆說道，你害苦我了，追兵利害，再遲，元神均將不保，快將仇人，誘入洞內，再作復仇之計，說罷當時飛入，怪人大怒，因身有神線，雖然長短由心，不能出洞一步，就洞口探頭，已被勒得痛苦非凡，如何與人交手，又看出來人，佛光利害，祇得忍氣，護了妖婦，一同退下，二小晃眼也自追到，見五色烟光一冒，妖婦便被裹去，無影無蹤，初生之犢不怕虎，怪人又志在誘敵，洞穴未閉，不問青紅皂白，米余首先搶前飛下，沙余也自隨入，毗盧刀光過處，原作土穴掩蔽的，藤草土石，全成粉裂，要知以後，驚險新奇情節，請看次集，自有分解。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1 4759B



峨嵋七矮 第一集

翻
印
必
究

出版者：正氣書局

地 址：上海山東路 209

電 話：九三〇六三

定 價 金 圓 四 角

版
權
所
有

還珠樓主著